

隨

園

全

集

隨

筆



隨園隨筆卷十五

政條類

錢塘袁枚子才著

漢詔有四

漢皇帝下書有四一曰策書長二尺短者半之免三公用之蓋用尺一木而兩行書之也二曰制書三公用璽尙書加印露布州郡三曰詔書如告豫州刺史馮煥是也四曰誡勅其文曰有詔勅某官云云金石錄言之甚詳又臣上書不稱姓惟拜鮑顯爲司隸使稱姓曰俾知忠臣有後詔惟赦贖露封餘俱尙書令重封

唐詔有七

唐世王言之制有七一册書次制書次勞慰次勅次云云惟除拜公卿用之白麻紙書封付閣門集朝士拆之宣讀畢擇日備禮以付其人自制書以下皆用黃麻紙老杜詩黃麻似六經是也見六典石林燕語又言唐中書制詔有四封拜册書用簡以竹爲之畫旨而施行者曰發曰勅用黃麻紙承旨而行者曰勅牒用黃藤紙赦書用絹黃紙始正觀間取其不蠹也紙以麻爲上藤次之用此爲重輕之辨學士制不自中書出故獨用白麻紙而已因謂之白麻今制不復以紙爲辨號爲白麻者亦池州楮紙耳曰發曰勅蓋今手詔之類而勅牒乃尙書省牒其紙皆一等也

死後贈官

死後贈官始于春秋莊公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生而立祠

生祠始後漢李憲傳臚江陳衆說降淳于臨臨德之立祠曰白馬陳從事演繁露以爲始於于定國爲東海郡也按秦始皇自立極廟漢帝皆生自立廟所稱顧成之廟號爲太宗賈誼之言卽今生祠之始魏明帝景初元年有司奏定七廟之制於太祖廟北爲二祧左爲文帝廟號高祖昭祧右擬帝號曰烈祖穆祧是生而立廟且定號矣

生而賜諡

生而賜諡者左傳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析朱鋤諡曰成子是也然何屺瞻得宋本左氏杜註云二臣皆死而賜諡傳終言之審是則非預凶之禮矣然下文以齊氏之墓田與之則未必非賜之于生前也屺瞻好爲異說如以漢書士卒鳧藻爲鳧葵之類鳧葵見馬融廣成頌注芭蕉也於士卒二字文義不屬

隨嫁復姓

祥符八年進士朱說卽范文正公也公隨吳夫人改嫁范氏仍姓朱登科後復姓范氏母封吳國夫人歐公神道碑直書不諱

封本生父母賤封外祖叔父

封本生父母古未有也宋李昉爲相始奏封叔父超叔母謝氏唐權文公請賤封外祖詔從之劉總亦賤封外祖其制誥曰段公威德當流慶于外孫令伯孝心願推恩于祖母其外祖張懿也封尙書

致仕有異說而親老歸養有例

北史辛雄有祿養論言不從政者專指庶人力役之征所謂家有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

者一家不從政非公卿士大夫之謂也仲尼論五孝自天子至庶人無致仕之文魏孝明帝深納之晉庾純以父老不解官被劾齊王攸曰純父八十有一兄弟五人三人在家不廢侍養且其父年尙未九十不爲犯令云云然則親老歸養晉朝久有此例

國忌停刑

唐太和七年勅國忌日禁飲酒舉樂其日不合釐務官曹不得決斷刑獄其小小笞責在律固無妨要臺府不得舉奏見舊唐書蓋因御史臺奏均王遐國忌日於私第決科作人故降此詔元相詩云狼藉囚徒滿田地明日不推緣國忌亦其証也唐以前則不可考

緊急文書

今之緊急文書日行六百里以爲至速也按漢書劉屈氂乘疾置爲急遞日行四百里趙充國在金城上書在六月戊申而七月甲寅璽書下矣從金城至長安一千四百五十里往返倍之中間更下公卿議而來往只七日唐明皇幸洛時八月己卯夜權楚璧作亂而壬午遣河南尹王怡如京師按問止三日其衰朝文書至遲慢者契丹從易州入恆州杜仲威以甲寅屯中度而晉後主以己未日方知是不過四百餘里路而驛報遲至七日方達大梁俱見通鑑

加耗

後唐明宗嘗入倉觀受納主吏懼責其多取乃故爲輕量明宗曰倉廩宿藏動經數歲若取之如此後豈免折閱乎吏因訴曰自來主藏者爲償欠故以至破家竭產正謂是耳明宗惻然乃詔自今每石取二升爲雀鼠耗至今行之所謂加耗者是也

行香

南史王僧達好鷹犬何尚之設八關齋集朝士行香次至僧達此行香二字見史傳之始而畢仲荀幙府燕閒錄以爲始于北魏高歡執香爐從靜帝步行齊梁效之以香末薰手唐文宗禁之石晉天福中竇政奉忌行香宰臣跪爐百官立班見西溪叢話齊文宣天寶元年制每月朔行香見能改齋漫錄以焚香見漢武祭天人故事三國志交州太守張津焚香讀道書于吉焚香禮拜魏書曰魏武春祠臨祭以手凝水而不盥雲麓漫抄曰周人尚臭今易柴燎爲焚香者二氏之說也故朱子與邱瓊山俱極言其非古

米價二則

或問開元時斗米三錢似乎米價太賤余按漢書食貨志宣帝時穀至石五錢則比唐時米價更賤矣元帝即位齊地饑穀石三百餘王莽之亂人相食米裁石二千耳又喜閔明史王文傳蘇松漕糧文請每米四石折銀一兩民以爲便亦疑米價太賤後見正德二年吳縣申報米糧時價文書白米一石紋銀二錢又見申文定公與其子家書云吳下大荒民不聊生米價每石貴至六七錢汝在京作御史可速上疏請皇上賑濟可見開元斗米三錢之說非史家溢美之詞

漢書馮奉世傳稱是歲比不登京師穀石二百餘元次山集稱米一斛估四百爲貴似唐之米價已較漢爲增矣金疊子嘉靖癸丑京師大饑人相食米每石二兩二錢蓋今日之平價也洪武二十八年每銀一兩折米四石見王圻續通考東方朔告武帝以鄠杜之間畝收一鐘買一金今安得有肥田如是賤價者乎惟元史職官志每俸米一石折銀十二兩何價貴

至此殊不可解

漢金多銅少

東漢祠廟碑碣凡士民出錢至百文者無不高列姓名洪氏隸釋以其時爲錢重幣輕之証余按班氏食貨志黃金一斤直錢萬朱提一流直錢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錢千是金銀多而銅少之証矣

熱勅

宋號赦書曰熱勅見長編

兩議

今六部奏事公卿意見不全者許其兩議按呂刑曰其刑上備有并兩刑孔疏有并兩刑者謂人犯兩事刑有上下雖罪從重斷有兩刑者亦并上之使王知其事王或時以下刑爲重改下之上故并亦上之此即今奏事兩議之濫觴

聽情

今受人囑託謂之聽情按漢書王子侯表沈猷夷侯受元狩五年坐爲宗室聽情不具宗室耐爲司寇顏註受爲宗正人有私請求者受聽許之故于宗室之中事有不具而獲罪也又鮑宣傳諸寄爲姦大抵皆今之聽情請託也

利債不得過三分

今定例放債取利不得過三分按漢書王子侯表旁光侯殷坐貸子錢不占租取息過律會赦免師古注以子錢出貸人律合收租匿不占取息利又多也是亦禁重利滾剝之先聲

花押

東觀餘論曰唐太宗許臣下草書奏事惟名字不草後人于正書名字之下加草字遂爲花押安祿山押山字以手指三撮王荆公押石字性急潦草人以爲類反字一見曾慥類說一見石林燕語皆言唐宋人未有私押但草書其名以爲私記韋涉之五雲體亦是花押也余按韓非子言田嬰具押券斗石升合之計鄭司農註周官質劑有空手券畫指券之說亦花押之類集古錄有五代帝王將相署字一卷魏志謀誅司馬昭已書詔矣帝方食優人雲午唱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勸帝著押也岳珂古冢盆杆記晉永甯元年甓有匠者姓名下有文如押字北齊後主紀開府千餘領軍無數一時連判文書各作花字不具姓名

擡頭

春秋正義引魏晉儀注寫表有出格格者今之擡頭也然金石錄稱唐之中岳嵩山碑書皇帝太后不跳行不空格則擡頭之禮猶未盛行

監帖

嘉靖下廷臣于獄命司監獄者察其語言動靜而密奏之雖諧語必以聞號監帖見明史沈束傳

籠門

宋制紫宸垂拱常朝遇雨則傳旨拜殿門下謂之籠門

抱告

周禮小司寇篇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今有官職之人與人訟必使家人爲抱告所以貴

貴也按左氏王叔之宰與伯魚之大夫瑕禽坐獄于王庭士句聽之王叔伯與原被告也其宰與大夫則抱告也又衛侯與元喧訟甯莊子爲輔箴貞子爲坐士榮爲大理亦是抱告之濫觴

會審

漢書杜延年傳治燕王獄時候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事雜治者今之會審也

放告日期

今州縣放告收呈俱有日期按周禮朝士掌九棘三槐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期內聽期外不聽似卽今之放告收呈矣

烟戶冊

今州縣造男女口數號烟戶冊按周禮司民之職掌萬民之生齒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獻之于王王拜受之鄭註登上也下去也蓋卽今之烟戶冊論語式負版者亦此之謂

埋路斃招尸親

今有窮民斃于道路者官爲掩埋招其親屬按周禮蜡氏之職掌有死于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揭焉書其日月懸其衣服以待其人是卽今埋路斃招尸親矣

夤夜入人家登時打死勿論

今律文有夤夜無故入人家登時打死勿論之條按周禮朝士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鄭註若今時無故入人家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當漢

時定律已如是也

過失殺

今律過失殺有罪收贖惟殺尊長者死按尙書呂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孔疏引漢律和御藥不如本方治御幸舟船悞不牢固皆死乏軍興者斬卽今過失殺尊長者死之律文矣

預支俸薪

今官吏不及支俸日期而借領之號曰預支按後漢書黃門從官蹋陳蕃曰死老魅復能奪我稟假否方密之以爲稟假者卽今之預支俸薪工食也

畫題判行

今外省官行事曰判行朝內官奏事曰畫題畫題者卽著押之謂按後漢書黨人傳曰南陽宗資主畫諾梁書陳伯之刺江州不知書得文牒但作大諾卽畫題判行之類也或以唐韋陟之五雲體五花判事皆作諾類也

買缺

今外省衙門書吏都有窩缺授受必以錢按文苑英華褚遂良上疏請禁捉錢令史似亦買缺之類大抵晉魏以前功曹計吏皆太守刺史辟召士人而爲之旋卽薦之于朝爲正途出身唐宋以後此法不行遂相沿有窩缺盤踞作姦葉水心所謂工人世界是矣

滿貫贓

今律以百二十兩爲滿貫贓按漢書薛宣傳宣牒高陵令楊湛曰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

顏注當時律條贓直十金便至重罪是滿貫矣

絹尺

宋沈慶之夢得絹二疋曰兩疋八十尺我當八十而終然則六朝之絹以四十尺爲一疋今無此長絹矣

詳文

今文書申上者號詳文按左傳成十六年詳以事神注善用心曰詳宋史職官志熙甯四年置檢詳官疑卽詳文之所由始

稟帖

今人以下官啟事于上者曰稟帖按尙書說命曰臣下罔攸稟令蓋因是以相沿之義也孝文本紀吏稟當受鬻者師古注稟給也不作白事解

招册

今官府審案皆有招册序事之原委及兩造口供按漢書外戚傳宣帝即位尋求外家求得王媪媪有供詞一段歷言翁須嫁劉仲卿事又孔稚圭集有奏上王奐在獄中殺劉興祖事皆瑣屑詳盡而古雅可誦是當時之招册矣

宮門請聖安

今督撫入朝皆先着短後衣赴宮門請聖安方歸私第按唐書百官志節度使入朝未見天子不入私第是此禮唐已載之漢魏猶未見明文

朱墨筆

今官府判行者用墨筆已行者用硃筆按北周蘇綽傳綽每判事硃出墨入是即朱墨筆之所由始

咨覆文書

今外省官府有咨覆文書將事理明白申覆按漢書馬援傳援在隴西上書請鑄五銖錢三府以爲不可行及援還朝乃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乃隨牒解釋是即咨覆文書之意

蜜章

蜜章見山濤傳古封贈之典不用刻印以蠟爲之故喬行簡贈祖母制云欲報含飴之德可稽制蜜之章

批駁

今上司不允下議號稱批駁按前漢刑法志文書盈于几閣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王球貽謀錄給事中掌封駁司不可一日無柳宗元有駁復仇議其所由來者久矣

事件

說文件分也從牛牛大故可分韓昌黎集有論張平叔鹽法條件杜牧文有件其事如左等語

查辦

辦事最古左傳富父槐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查乃泛查之查水中浮木名也未知何時借用正字通云查考察也亦因後人有查辦之說故附會云爾

行在

蔡雍獨斷行在者行之所在也天子以天下爲家所奏事處皆爲宮故曰行在

投履歷

水經註引宜都記曰目所履歷未之有也履歷二字始見今下屬見上官必先呈履歷按漢書朱博傳博命游徼王卿賚閱詣府宋制百寮未參選者具脚色似即今之投履歷矣世說夏侯榮能記人爵里刺刺即履歷也

甘結

東漢書劉般傳檢結失實當是今人出結之結字初見史傳者

文東武西

史記叔孫通傳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漢書尹翁歸傳田延年行縣至平陽召吏有文者東有武者西翁歸曰我文武兼備

插耳箭

漢書原涉傳諸豪請于尹公曰原巨先犯法不得赦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謝罪于君威亦足矣

岸獄

詩經宜岸宜獄潛邱筮記鄉亭之獄曰岸漢浩商爲義渠長所捕者亡乃取其母與緞猪繫都亭是也今有獄而無岸矣通雅岸即狴犴之犴龍九子之一善守護故名

隨園隨筆卷十六

稱謂類

錢唐袁枚子才著

避諱可笑

避諱始于秦始皇以莊襄王名楚改楚爲荆己名正改正月爲一月漢因之改盈曰滿徹曰通此後甚于六朝而唐沿之殷仲堪不肯稱父名于君前曰臣進退惟谷晉鄭后名春改春秋爲陽秋王宏以日對千客不犯一人之諱爲敏此後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父名臯子不得于高姓主司門下登科父名龜子爲主司黜歸姓者劉溫叟父名岳終身不聽樂宜乎孫休之八子有蠶商之名梁之四公子有仇鸞之號矣又政和間考試官遇大哉堯之爲君及君哉舜也字句皆避以爲哉與災音同正蔡京當國時小人諂媚行徑更可笑者君上爲臣子避諱而改朝廷之官名建隆初慕容彥釗吳廷祚皆拜使相因彥釗父名章廷祚父名璋爲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同二品紹興中沈守約湯進之二相父皆名舉遂改提舉書局爲提領善乎杜祁公曰父母之諱在我而已于人何與焉抵某任吏來請諱曰我無所諱只諱枉法賊

不避諱更可笑

六朝避諱苛嚴已屬可笑乃有祖孫同名若雁行兄弟犯不避忌如南朝王悅之父靖之祖獻之曾祖羲之是四代祖孫同一名也晉王彪之之子臨之孫納之曾孫准之元孫輿之輿之子進之是六代祖孫同一字也且有子而字父者晉書胡母輔之子謙之曰彥國不得爾王濛自照鏡曰王文開生此兒豈他人不得稱父字而子乃得稱父字豈不更可笑乎宋書

林邑國王名陽邁夷人以精金爲陽邁故其子亦名陽邁尤奇

諡因諱改

唐代宗卽世宗宋眞宗卽元宗皆因諱而改也臣下亦有然者宋丞相史嵩之諡忠簡以家諱改諡莊簡學士蔡杭卒諡文簡以犯祖改諡文肅

避諱改國號改地改官

爲子孫避諱而改祖宗之國號唐以中宗諱顯而稱高宗之顯慶爲明慶避明皇之諱隆基而改高宗之永隆爲永崇爲臣避諱而改地名者晉咸和元年王舒拜會稽內史以父名諱不作會稽詔改會爲鄆是也若羊祜爲荊州刺史州人改戶部爲祠曹是又因懷恩德而改官名也

兼避字諱

自六朝避諱之風太甚遂兼字而諱之魏常林年七歲父黨造門問伯先在否何不拜林曰臨子字父何拜之有庾翼子爰問孫盛子放安國何在放答曰在庾稚恭家童蒙訓曰晁氏家風呼外姓尊長曰某姓第幾伯某姓姑夫不敢字也馬永卿見劉器之問王築安否劉曰王學士安退而語人曰某後生不宜稱前輩表德張子厚爲呂東萊表兄與書未嘗呼字楊應之有尊行在朝呼應之應之不答或云朋友宜呼字而尊不得字卑杜預則云稱其父字于人子之前子有所尊而不敢當非諱之也

避諱釀成人命

容齋隨筆後唐天成初盧文紀爲工部尙書新除郎中于鄴往參文紀以父名嗣業與同音

不見艱憂畏一夕雉經于堂文紀坐謫石州司馬

古稱字最貴

今人稱呼有某翁某老之稱且稱之于少年非禮也按禮冠而有字以表德也春秋之義以稱賢者然二百四十年中亦不過十二人而已子貢以字稱師子思以字稱祖袁盎兄子種以字稱叔匡衡傳匡鼎來張晏註是衡字引衡書匡鼎白以証之而顏氏譏衡不宜自稱其字可知稱字最尊年二十有爲人父之道同輩不呼其名故冠而字之年至五十更尊故曰五十以伯仲猶今人之稱某丈也李翱答朱載書云師于門人則名之朋友則字之引言游過矣子夏云何爲証毛詩稱尹吉甫仲山甫哀公誅孔子稱尼父孝經子曾子而字仲尼禮運字仲尼而名言偃西漢惟子房一人得稱字後世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未有不以字爲貴者李肅之上疏抗直歐公以札賀之李喜曰歐公平日以尊兄見稱而札中忽呼我字是愛我也

父子同字同名

漢書廣陵孝王之子名德封廣平侯長子嗣爵亦名德魏大將安同父名屈子亦名屈隋羅靖父亦名靖明劉忠武父名江忠武亦名江此父子同名也晉張老字孟子趨亦字孟齊管夷吾字仲其父名山亦字仲晉郤克字駒伯子郤錡亦字駒伯此父子同字也

稱先子

國語公文伯之母曰吾聞之先姑又曰吾聞之先子註先子先舅也稱夫之父蓋季悼子也

嚴君三稱

易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是母亦稱嚴君而今專以屬父國策秦人稱樗里子爲嚴君則并不止于父母矣漢王郎曰家人有嚴君井竈之謂也則又一解矣

師稱友生

今師與弟子帖稱友生不知所始周亮工書影云孔叢子孔子云自吾得由也而惡言不入于耳自吾得師也而前有光後有輝吾得四友焉云云是師稱友生之濫觴乎

考妣三稱

易曰喪其祖遇其妣是祖母稱妣也今人專以屬母蓋本堯典如喪考妣爾雅生曰父母妻死曰考妣嬪之義然東漢郭君碑曰哀哀考妣追惟實靈卜商號咷喪子失明父母生時亦稱考妣矣

尊老二稱

南史何平子曰尊老在東稱母也今專以屬父然右軍十七帖云此間士人皆有尊老又似尊老二字亦父母之通稱

曾祖稱曾門亦稱曾父

唐濟渡寺尼惠源和上神空志京兆府參軍楊休烈所撰也文曰曾門梁孝明皇帝曾門者蓋曾祖也大遍覺法師元樊塔銘則稱曾祖爲曾父亦奇

妾稱孺子妻亦稱孺子

國策薛侯所寵七孺子妾也而漢書顏師古註東城侯劉襲爲孺子所殺乃妻也杜預註左

氏之南孺子亦妻也

男子稱寡稱嫁

女子稱寡而左氏崔杼生成及疆而寡易林曰久鰥無偶思配淑女求其非望自令寡處是男子亦稱寡也女子稱嫁而列子國不足將嫁于衛張湛註自家而出曰嫁是男子亦稱嫁也

高祖乃遠代之通稱

今人稱五世祖爲高祖而鄒子稱始祖少皞爲高祖周景王謂籍談曰昔爾高祖孫伯鸞云云以九世祖爲高祖

父稱官姑稱阿家

吳人稱父爲官南史袁君正父疾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眠曰官旣不眠眠亦不安稱姑爲阿家范曄臨刑妻曰阿家莫惱

大夫稱主

今人稱君爲主按春秋時大夫稱主國君亦稱主齊高張稱魯昭公爲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范宣子祝荀偃曰事吳敢不如事主醫和謂趙文子曰良臣者主是矣又左傳王晉國者非君而誰戰國策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魯君避席擇言屢呼梁王爲主君似諸侯未嘗不稱主也

稱卿

向人稱卿以上臨下之詞王渾妻曰我不卿卿誰當卿卿諛語也宋璟責楊再思曰卿非張

卿家奴何郎之有正語也南齊陸慧曉未嘗卿士大夫曰貴人不可卿賤者乃可卿人生何能立輕重于懷抱故終身常呼人位又韻會曰秦漢以來君呼臣爲卿凡敵體相呼亦爲卿

唐人稱郎最貴

唐人呼元宗爲三郎楊再思媚張昌宗稱六郎朱滔稱田悅曰八郎李晟稱田希監曰田郎安祿山稱李林甫曰十郎馬燧愜山之敗爲水所決遣人謂朱滔曰願與諸節度以河北事委五郎滔大悅

稱君爲大尊

周樂運奏陳宣帝云大尊比來小大之事皆獨斷之稱君爲大尊想即至尊之謂

僧可稱郎

魏有三高僧支謙支諒支讖諺云支郎眼中黃形軀雖小是智囊是僧亦可稱郎

稱謂愈降而僭

春秋僖公以前大夫無稱子者但以伯仲叔季爲稱後始有季文子之稱至戰國則子不足言而稱之爲君矣弇州觚不觚錄稱翁者三品九卿耳其後稱方伯大以爲僭今揚州商人年才弱冠即已稱翁兩司稱撫臺曰老先生後專稱翰林已覺其僭今學博主簿亦稱老先生矣

庶人稱顯考不應稱府君

呂坤曲禮疑府君孺人爵也生爲庶人死而爵之可乎故庶人只宜稱顯考某顯妣某也黃璋蓬窗類記亦云今庶人稱府君蓋襲古式而不知本朝有禁也然邱文莊輯家禮亦稱處

士府君湛甘泉告祖文稱處士府君則相沿亦久矣

雜稱

稱人父爲尊府見昌黎送湖南李正宗序稱曾孫爲曾臣見左氏荀偃之禱稱亡母爲先妾見國策匡章之對稱祖爲家公見後漢侯霸傳稱母爲少君見左氏蒯聩語江東士庶痛則稱禰禰乃父之廟號也見顏氏家訓呼寄養父母爲郎婆見北史李憲傳婦稱夫之庶母曰小姑稱姊妹之孫曰離孫稱姪孫曰歸孫見爾雅翼

相稱之奇

唐書朱滔與王武俊書稱大王二兄唐時節度互稱大王二兄通鑑慕容滋與苻堅書速送出家兄皇帝所云家兄皇帝者慕容暉也錦里耆舊傳朱溫賀蜀王建書稱八兄皇帝宋書樂達國上宋主書稱大吉天子足下宋王黼稱梁師成爲恩府先生

稱父爲郎爲哥爲親戚

唐明皇稱其父睿宗爲四哥曰四哥仁孝同氣只太平一人棣王琰亦稱明皇曰惟三哥辨其罪稱父爲哥皆奇裴勛稱父坦之爲十一郎韓詩外傳曾子親戚旣沒欲孝無從稱父母爲親戚尤奇

稱臣爲哥

元史世祖呼董文炳曰董大哥征八百媳婦兵敗曰董二哥之言驗矣二哥者董士選文炳子也君稱臣爲哥亦奇

賜號之奇

蜀李雄稱范長生爲天地太師見晉書魏胡太后尊其父爲太上秦公見魏書金世宗封海陵父爲皇伯太師元帝師八思巴創蒙古字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西天佛子大寶法王大元帝師郡縣塑像立廟

大娘娘稱太后

宋仁宗聞李宸妃不得其死開棺驗之見玉色如生乃詣太后靈前曰自今大娘娘平生分明矣稱太后爲大娘娘見長編宋宮中稱郭后爲大娘娘稱劉妃爲小娘見韓魏公傳

儒號法師祖師

魏書儒林傳孫惠蔚先單名蔚正始中侍講禁內夜論佛經有愜帝旨詔使加號惠蔚法師北史儒林傳後周熊安生學爲儒宗與同郡宗暉張道暉紀顯敬徐遵明等爲祖師

釋封國公稱將軍

釋氏有稱將軍者魏志所載法果授以輔國宜城子忠信侯安城公等號皆固辭及卒贈老壽將軍趙胡靈公與曇證亦加號老壽將軍唐代宗時胡僧不空官至特進大鴻臚開府儀同三司蕭國公通籍禁中勢移公卿見舊唐書王縉傳及徐浩書不空和尚碑樊川集燉煌郡僧正除州學博士至若元之劉秉忠明之姚廣孝則又官至太保少師且還俗矣

丈人之稱不專屬外舅

外舅古無稱丈人之禮單于稱漢天子我丈人行其時漢以女妻單于故有此稱是卽外舅稱丈人之始而柳子厚祭楊詹士文則直呼外舅爲丈人矣俗說泰山有丈人峯故以岳丈稱婦翁或云張燕公因東封而增遷官故稱翁曰泰山皆非也按漢郊祀志大山川有嶽山

小山川有嶽嶠山嶽而有峭則泰山何以稱婦翁蓋亦嶠與壻之訛而古所稱江上丈人荷篠丈人荆軻傳召之擊筑之丈人漢魏勃對太尉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皆長老之通稱又蔡邕問周孔讓曰父母中外姊妹何稱曰稱丈人稱母姊妹爲丈人尤奇而抱朴子稱山中呼丈人者兔也晉書天文志軍市西南二星曰丈人

妾有女可稱庶母

或問竹垞先生妾有子而後稱庶母如僅有女亦可稱母乎曰可女即子也論語以其子妻之

季祖母

庶祖母可稱季祖母見曹全碑

妾稱姬

凡妾女皆稱姬人俱以王姬下降之故周姓姬以姬爲貴故也雖以訛傳訛而國策史記皆泛稱幸姬如姬郵都亦云亡一姬復一姬進如淳註呂妃紀得定陶妾姬云姬衆妾之總稱也蕭綸有見姬人詩劉孝綽有咏姬人未出詩葛立方韻語陽秋辨之最詳宋稱公主爲宗姬劉器之不可曰是女而妾之也不學已甚

俗父稚子

王充論衡四諱篇引五月不舉子之說曰田嬰俗父也田文稚子也

父兄稱先生

人疑朱子註論語有酒食先生饌以先生爲父兄于古無出考儀禮有司徹章先生之胥折

魯一膚一鄭註先生長兄弟也疑即朱子所本而加一父字耳

古稱內兄弟有二而皆非妻之兄弟

內兄弟有二解其一姑之子稱舅之子也其一儀禮所謂獻內兄弟于房中蓋內賓宗婦也皆同姓故謂之內左氏聲伯以外弟爲大夫杜註同母異父之弟也爾雅曰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此則異姓兄弟之稱金罍子以姑子爲外兄弟舅子爲內兄弟內妹二字見魏志夏侯淵傳淵妻太祖內妹也至於妻之舅弟古稱爲甥並無內兄弟之稱惟顏魯公家廟碑銘云祖昭甫工書與內弟殷仲容齊名父惟貞少孤育于舅仲容氏蒙教筆法夫仲容爲惟貞之舅即昭甫之妻弟也今稱內弟蓋自唐代已然陔餘叢考引証最詳

甥有七稱

今人但知姊妹之子爲甥按毛傳外孫曰甥爾雅妻之昆弟爲甥姊妹之夫爲甥姑之子爲甥舅之子爲甥壻亦曰甥孟子云帝館甥於貳室外孫亦曰彌甥左傳哀二十三年以肥之得備彌甥

餘子

左氏所謂餘子公行者杜註嫡子之母弟也

稱慈母有三

慈母有三解南史司馬筠傳梁武帝曰一妾子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此儀禮齊衰章所云慈母如母者是也一嫡妻子無母使妾養之雖均爲慈愛而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此喪服小功章所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己者是也一則子非無母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

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無服故慈母亦無服也

自稱尊老令弟

南史何子皙向人云尊老在東杜少陵詩令弟草中來瑯琊王儼見新冰曰尊兄已得皆自稱也又杜詩自稱哲兄

父在封母不稱太

五代會要天福五年中書舍人艾穎父在請封其母部議以其父在堂只稱夫人不稱太夫人

稱先輩有五說

今翰詹科道宰相踵明季餘習先中科先入官者有前輩之稱日知錄引采薇詩註言之甚詳殊不知古人先輩之稱非僅此也吳充以秀才投文于歐公而公與書稱爲先輩李方叔東坡門人也坡與書稱爲先輩唐撫言牛僧孺應舉時韓愈皇甫湜往見之于青龍寺呼爲新先輩王凝知舉日取司空圖第四王謂衆曰某參文柄今年榜帖爲司空先輩一人而已文中子謂魏徵及房杜曰先輩雖聰明特達非董薛程仇之比以上數條皆指後輩而言非近日相稱之前輩也王聖塗澠水燕談云建隆四年蘇德謨中狀元太守宴之伶人唱曰昔年隨侍曾爲宰相郎君今日登科又是狀元先輩溫公勸學歌一朝雲路果然登姓名亞等呼先輩歐公與宋子京共修唐書以子京先輩不敢有所改削此則近日翰詹衙門序科目相稱之先輩也李肇國史補云士人互相敬推謂之先輩墨客揮犀唐人榜下擇壻名爲壻壻有一新先輩爲貴家所慕云云韋莊下第有獻新先輩詩又有雙隻先輩之稱容齋續筆

同年小錄新進士各一人分寫座上年齒長少分雙隻先輩相向而坐以上數條皆指同輩相稱而言又不止後輩之說吳子華女責其夫王定保曰先侍郎重先輩名行俾妾侍箕箒是妻稱夫亦稱先輩也見潘若同郡國雅言又宋吳枋宜齋野乘曰黃初五年立太學詣學者通一經補弟子通二經補文學掌故不通者聽後試後試稱先試曰先輩

稱司道憲臺非禮而稱之亦可

鄂西林相公云今稱上官爲憲臺者非也晉書稱漢罷御史大夫而憲臺猶置以丞爲主御史中丞是也通典唐龍朔二年改御史臺爲憲臺是憲臺之稱內惟都御史外惟總督巡撫當之耳今通稱司道府爲憲臺誤矣余按元人黃縉筆記云漢因秦官置御史大夫掌副丞相所居曰府曰寺曰憲臺朱博傳但稱御史府而後人多引博故事稱柏臺烏臺蓋御史有二丞其一在蘭臺謂之中丞其後御史大夫一官廢獨存尙書謁者爲三臺齊有都水臺隋有司隸臺是也唐雖改御史爲憲臺而亦改中書爲西臺秘書爲塹臺不專以御史所居爲臺則以憲臺稱上官似可通融至於所謂外臺者漢以稱三司監試院唐以稱州郡之帶御史銜者宋之監司不帶御史銜而人以其掌糾察之任亦呼外臺

稱太君

宋史職官志凡升朝官以上遇恩母封縣太君妻封縣君更上則郡太君郡君晉武帝封羊祜妻萬歲鄉君武后并州婦人八十以上版授郡君

隨園隨筆卷十七

辨訛類上

錢塘袁枚子才著

小學之訛

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諸侯世子之學而士庶不與焉八歲入學惟天子諸侯則十三歲見伏氏書傳灑掃應對天子之子不習也魏孝文立四門小學以藏書又皆老儒非幼童也唐宋所謂小學者大都字書計算之事耳朱子小學一書似專爲童子起見而中又參以性與天道之言似與本義太遠

孟子疏之訛

孫奭孟子疏伯夷目不視惡色章引史記晉殺巫臣取夏姬事今史記並無此文考左傳叔向娶夏姬之女猶曰娶於申公巫臣氏則夏姬未嘗被奪矣惟叔向之母有殺三夫之語注謂御叔連尹襄老巫臣亦因巫臣病死在夏姬之先耳按朱子謂孟子疏乃邵武士人僞作非宣公原本其所引多不足信也

四月稱清和之訛

張平子歸田賦仲春月令時和氣清蓋指二月也小謝詩因之故曰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今人刪去猶字而竟以四月爲清和

立春鞭土牛之訛

月令出土牛示農耕之早晚古制于國城南立土牛以示民如立春在十二月望則策牛者近前示其農早也立春在正月望則策牛者在後示其農晚也今立春日州縣制一土牛以

彩杖鞭之既而碎之義何居耶

忌月之訛

今人上官任以正五九月爲忌月流俗相沿不知何故按內典天以大寶鏡照四大部洲此三月者照南部洲時也號長齋月故宜修省耳非忌月也

玉堂稱翰林之訛

今人動稱翰林爲金馬玉堂按漢武帝命文學之士待詔金馬門金馬與文臣微有干涉至于玉堂二字宋玉風賦徜徉中庭北上玉堂早有玉堂之名古樂府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泛稱富貴之家也按漢谷永對成帝曰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顏師古註椒房皇后所居玉堂嬖幸之舍也三輔皇圖曰未央宮有殿閣三十二椒房玉堂在其中是玉堂乃宮闈妃嬪之所與翰林無涉或云漢有玉堂殿爲天上神仙壁記之所又文翁講授之地亦名玉堂宋太宗淳化中賜翰林玉堂之署四字從此遂專屬翰林矣

周易之訛

夏曰連山以艮爲首商曰歸藏以坤爲首周曰周易以乾爲首乾天也周匝四時故曰周易非周公之周也見五筆

道士之訛

新序介子推曰謁而得位道士不居此與京房傳所稱道人皆不過言有道之人非道教也後漢書第五倫傳人稱倫爲道士太霄經謂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此亦彼教附會之說惟漢郊祀志注漢官閣疏之神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宮常置九天道士百人元和郡縣

志樓觀者周大夫尹喜宅也穆王召幽逸之人置爲道士此則道教所始然六朝以前僧俱稱道人如支道人慧琳道人之類不稱僧也

太牢少牢之訛

左氏秦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註云牛羊豕各爲一牢太牢者牛羊豕具也今專以牛爲太牢誤矣少牢羊豕兼也今專以羊爲少牢誤矣

嫦娥奔月之訛

月中嫦娥之說始于淮南子及張平子靈憲三餘帖云羿妻嫦娥奔月羿思之以米粉作團呼而祭之嫦娥遂歸今在月者乃結璘非嫦娥也此小說家附會嫦娥之始其實因常儀占月而訛也呂氏春秋羲和占日常儀占月皆官名也周禮古儀娥二字同音詩樂且有儀叶在彼中阿太元經各遵其儀叶不偏不頗漢碑凡蓼莪皆作蓼儀是其証也所謂奔月者郝楚望曰淮南覽冥訓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恒娥竊以奔月當作圻肉死畜之肉以藥圻之可令復生後世誤作奔月耳此說見通雅而所云圻肉之義終不甚分明張衡靈憲以恆爲姮唐避穆宗諱改恆爲常楊升菴謂古者羲和占日常儀占月故曰嫦娥集韻收姮字列十七登

韓湘之訛

世傳韓文公之從子湘成仙不知湘乃會昌三年進士非好道者也其好道者別是一族子韓詩云擊門者誰子問言乃吾宗自言有奇術探妙知天工可証也

萱草稱母之訛

珍珠船言萱草妓女也人以此母誤矣此說蓋本魏人吳普本草然毛詩焉得護草言樹之背註背北堂也人蓋因北堂而傳會于母也風土記云婦人有姪佩萱則生男故謂之宜男草西溪叢語言今人多用北堂萱堂于鰥居之人以其花未嘗雙開故也似與比母之義尙遠

今人承重之訛

承重者因諸侯之傳重受重而訛也所謂重者封建之爵也三代世爵傳嫡不傳庶故喪服傳有父亡爲祖服三年之文爲天子諸侯言之耳此外士大夫並無長孫代父制服之文今封建久亡世爵又廢不知所傳者何重耶

今人喪位之訛

按喪禮未殮主人坐于牀東衆主人在後西面婦人俠牀東面其拜賓則升降自西階卽位于西階東南面拜之旣殮居門外倚廬惟朝夕哭乃入門而奠其入門也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主人不在堂上其時卽位于堂南上者惟婦人然則今主人柩東拜伏之位古人主婦之位也此說見張稷若先生集中

語錄之訛

語錄二字見僧家龐蘊語錄非儒家言也宋儒襲之誤矣

雅量之訛

漢志請上雅壽註雅酒也卽劉表酒器三雅之雅蓋羣臣上雅爵以介壽耳非云酒量大也今稱人善飲爲雅量誤矣

誤空拳爲空拳

李陵傳張空拳文穎注音眷弓弩案也與蔡同今稱爲空拳誤矣

誤形名爲刑名

申韓形名之學其法在審合形名故曰不知其名復修其形今稱爲刑罰之刑誤矣

八座之訛

宋書所云八座者五尙書二僕射一令唐六典曰後漢以令僕射六曹尙書爲八座今以二丞相六尙書爲八座唐不置令考宋書六典之言是八座者八省之官非八人昇之而行之謂也故六朝議事動下三公八座南齊王融曰車前無八騶何得稱丈夫是則有類今所稱八座之說今所稱八座者想亦因杜少陵詩有起居八座太夫人之句而訛耶

考亭之訛

考亭者書黃端公葬父建陽玉枕山名其亭曰望考亭以望先壠也朱子之父卜居焉故曰考亭文公家譜有鄰人葬父求題其亭公書考亭二字與之然則二字與公無涉而今通稱朱子爲考亭誤矣或曰朱子年六十一自崇安移居考亭名精舍曰竹林以居學徒奉先聖後人遂掩其父而稱之然亦非朱子所安也

老泉之訛

老泉者眉山蘇氏瑩有老人泉子瞻取以自號故子由祭子瞻文云老泉之山歸骨其旁而今人多指爲其父明允之稱蓋誤于梅都官有老泉詩也

花旦誤稱

今人稱伶人女妝爲花旦誤也黃雪槎青樓集曰凡妓以墨點面者號花旦是女妓之名非今之伶人也鹽鐵論有胡蠱奇姐之語方密之以奇姐爲小旦余按漢郊祀志樂人有僞飾女樂者此乃今之小旦花旦也莊岳委談云雜劇旦有數色以墨點面謂之花旦是女妝亦可稱花旦

色叫誤稱

杭人卑幼見尊長每曰必呼伯伯叔叔號曰色叫誤也王得臣塵史曰宋人以事理不相當曰色叫本王德用語

再醮之訛

今人稱再嫁爲再醮者誤也按昏禮父醮子而命之注酌而不酬曰醮是醮主男子說也記稱父醮女而俟迎者云云然則女子再嫁當曰再醮不當曰再醮北齊書羊烈傳烈家傳素業閨門修飾爲世所稱一門女不再醮此稱再醮之始

加級之訛

加級者首級也秦法每戰斬一首獻者予一級蓋軍功也後世因他事亦加級矣

樵星門之訛

程綿莊云孔子廟有樵星門其誤已久不可不知按詩經小序云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漢高祖始令天下祀靈星後漢書註云靈星天田星也欲祭天者先祭靈星風俗通縣令問主簿靈星在城東南何法曰惟靈星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也宋史禮志云仁宗天聖六年築南郊壇外壝周以短垣置靈星門夫以郊壇外垣爲靈星門者所以象天之體

靈星門惟馬端臨郊祀考皇帝太廟祭

始始于宋景定建康志金陵新志並言聖廟立

人承而用之則不知其義之所在矣晉史

輅于太廟樞星門從此元志亦以靈作樞後

俗儒曲解以為養先于教蓋猶知樞之為靈也

蓋天之三門也與後漢書註語正相印証

舉人進士之訛

舉人者舉到之人唐楊綰傳天寶十三載試舉人于

政樓登科者三人綰為之首蓋登科

則除官不復謂之舉人不第則須再舉後世以舉人

一定之名誤矣進士者乃諸科目中

後世必已登科而後謂之進士誤矣古進士即舉人亦非若今之鄉榜稱舉人會榜稱進士

也

科目科甲之訛

俗混稱進士為科目科甲按唐科最多有大經小經諸目故曰科目後世有科而無目矣唐

明經科有甲乙丙丁之分進士有甲乙之分後世有甲而無乙矣惟副榜數名猶是乙科

衛出公甌巨甌貴丁

出此言言撥旅聯而自立不父其父誠有之矣至以靈公為禰則三傳並無明文論語古注

也也正名乎謂正百事之名非正父子之名也朱子以子貢有夫子不為之語而遂以正名

為正父子之名誤矣

行李之訛

劉孝威結客少年場云少年李六郡李使也故左氏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杜註李使人也凡言信者亦使人也古樂府有信數寄書無信長相憶今以行李爲作客之衣裝誤矣

結髮之訛

蘇武詩結髮爲夫婦泛稱自幼之意非指稱結兩人之髮也李廣傳自結髮與匈奴戰云云蓋泛言少年束髮之意非今所謂結髮夫妻也成昏之夕男左女右合其髻曰結髮始于劉岳書儀

司宮之訛

吳自牧夢梁錄杭人呼厨者曰師公至今杭人猶然按儀禮司宮尊于兩楹之間註云司宮即小宰聽酒人之成要者也疑杭人稱厨者實本于此自牧不讀儀禮改爲師公則邢子才所謂旣爲汝師又爲汝公者與厨人無涉矣

銀數稱錢之訛

錢是錢幣之名非數名也古稱銖不稱錢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重二銖四釐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宜所謂二銖四釐者今一錢之重也後人以其繁也故易以錢字日知錄曰分乃度之名非權之名石本權之名非斛之名然則今之稱一分一石者亦誤矣

龍忌之訛

東漢書註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爲大火懼火之盛故爲之禁火俗傳介之推是日焚死故民哀而禁之蓋誤于新序所載也周舉刺并州慮民俗難曉乃作書置子推廟言去火

損民非賢者意宜宣示愚民使還溫食

李白輕杜甫之訛

人言李寄杜詩只飯顛山一首以爲輕甫不知外有沙邱城寄甫一首又有堯祠贈杜補闕一篇安見白之輕甫也

陶詩題甲子之訛

宋潛溪曰人皆云陶淵明不肯用劉宋年號故編詩但書甲子此誤也陶詩中凡題甲子者十皆是晉未亡時最後丙辰安帝尙存瑯琊王未立安得先棄晉家年號乎其自題甲子者猶之今人編年纂詩初無意見

代宗之訛

明有嘉靖已號世宗矣萬曆又追尊景帝曰代宗闔百詩以爲誤也代宗卽世宗也猶之眞宗卽元宗也

女狀元之訛

俗傳黃崇嘏爲女狀元按十國春秋崇嘏本傳崇嘏好男裝以失火繫獄獻詩于卬州刺史周庠庠奇其才薦攝司戶參軍胥吏畏服庠愛其丰采欲以女妻之又獻詩有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之句庠始驚爲女子召見詰問乃黃使君女也幼失父母與老嫗同居已而乞罷歸不知所終今世俗訛稱女狀元者以其獻詩時自稱鄉貢進士故也嚴冬友曰徐文長四聲猿劇末一折爲女狀元卽崇嘏事此俗稱所始

疲癯之訛

今人以殘病爲疲癯誤也服虔曰丈夫高不滿六尺二寸者爲疲癯

今人稱姨母之訛

禮稱母之姊妹曰從母無姨母之稱詩稱邢侯之姨左氏蔡侯稱息嬀曰吾姨也皆指妻之姊妹而言然朝野僉載狄仁傑爲相候問盧氏堂姨曰表弟有何願盧曰老姨只一子不欲令事女主則母之姊妹稱姨唐時已然劉熙釋名母之姊妹曰姨

無繼室而稱元配之訛

今人書銘混稱元配某夫人誤也按高澄遭太后憂臣僚爲立碑欲題康王元妃之碑張普惠曰謹尋朝典但有王妃而無元字魯大夫稱元妃孟子欲下與繼室聲子相對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無聲子仲子之嫌竊謂不假元字以別名位且以氏配姓愚以爲在生之稱故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旣葬以諡配姓故經書葬我小君文姜氏又曰來歸夫人成風之襚皆以諡配姓古者婦人從夫諡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褒錫乃萬代之高事豈容于定名之重而不稱烈懿乎

雞口牛後之訛

國策曰甯爲雞尸不爲牛從延篤注云尸雞中主也從牛之子也顏氏家訓引之以駁雞口之訛然宋言數雞鳴度關賦念秦關之百二難逞狼心笑齊客之三千不如雞口陸龜蒙詩甘閒在雞口不貴封龍額則雞口之訛久矣

君苗姓應之訛

楊升菴丹鉛錄因應瑒有與從弟君苗書遂以君苗爲姓應不知瑒與陸氏兄弟相隔百年

安得有見兄文自燒筆硯之語按陸清河集云登壇賦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是君苗姓崔也

韓文公稱昌黎之訛

日知錄言昌黎地方有五而皆非文公所生之處唐書本傳公鄧州南陽人也公所以自稱昌黎者以遠祖韓麒麟魏書稱是昌黎棘城人唐人最重氏族故稱其本宗世望云爾宋元豐七年因之遂封公爲昌黎伯皆非今之昌黎也今之昌黎在永平府金大定二十九年始立本明廣甯契丹之定州俘戶新置者也

歐公爲小姨夫之訛

按宋人詩話歐公兩娶于薛簡肅故有舊女壻爲新女壻大姨夫作小姨夫之句按薛公墓志明載公五女長適張奇次適喬易從次適王拱辰次適歐又次適王拱辰然則爲大小姨夫者拱辰也歐先娶于胥偃續娶于薛公耳

以度支稱戶部之訛

唐戶部尙書下分四屬一曰戶部二曰度支三曰倉部四曰金部是度支乃戶部之一屬耳今統稱戶部爲度支誤矣

謝仙火之訛

宋時雷震天慶觀柱有倒書謝仙火三字劉貢父引南方賈人客以火自名一火猶一部也此說殊非按道書謝仙者天雷部中神名火者是其所火也今道家召之亦稱謝仙火誤矣猶如題名者曰某人書書豈其名耶

烹小鮮之訛

老子言治大國若烹小鮮言烹小魚者不事割鱗剖腹意在簡便耳今人誤爲輕易之詞惟宋史呂蒙正告眞宗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之上封事者太多陛下宜靜以鎮之此是本義

教官稱苜蓿之訛

唐開元中東宮官僚清淡薛令之爲左庶子以詩自悼曰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上闌干蓋是東宮詹事等官非今之學博也說見宋林洪山家清供

教官稱廣文之訛

明皇愛鄭虔之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爲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之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始就職是廣文者乃明皇爲虔設之館非今之學官也

鶯遷之訛

今人稱遷官曰鶯遷本詩經遷于喬木之義按伐木章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是嚶字不是鶯字嚶乃鳥之鳴聲耳綿蠻黃鳥當是鶯而又無遷喬字樣然唐人有鶯出谷詩題盧正道碑有鴻漸于磐鶯遷于木之文則以嚶爲鶯自唐已然

婁姦之訛

楊氏正韻箋律有婁姦之條婁音雞將男作女也今男淫爲雞姦誤矣

宰相稱閣老之訛

杜少陵有贈嚴閣老詩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按嚴武爲給事中年才三十二給事中屬門下省開元曰黃門省故云黃閣又通鑑王涯謂給事中鄭肅韓偓曰二閣老不用封勅蓋唐人稱給事中爲閣老也今以稱宰相誤矣國史補唐宰相相呼曰堂老兩省相呼曰閣老
忌偶年入學之訛

聞見錄俗有偶年入學之忌云出李繪傳余按北齊書李繪年六歲自願入學家人偶以年俗忌約而勿許繪竊其姊筆牘用之遂通急就章傳中所云偶者言偶然以年俗忌約而勿許非忌偶年入學也所云年俗忌恰不知何忌北史李渾傳言繪家人以偶年俗忌不令入學則偶年之說又似不訛但不知兩書何以不合

生日稱誕日之訛

生民之詩曰誕彌厥月毛箋誕大也彌終也按此詩下有八誕字誕置之隘巷誕置之平林云云朱子以誕字爲發語之詞今安得以生日爲誕日耶

隸書稱八分之訛

庾肩吾曰隸書今之楷書也張懷瓘六體書論云隸書者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眞書誤以八分爲隸自歐公集古錄始趙明誠跋大覺寺碑陰云古大覺寺碑陰題銀青光祿大夫韓毅隸書蓋楷字也

泮水稱學宮之訛

戴氏鼠璞泮宮者泮魯水也非學宮也若以泮水爲半水則下文泮林豈是半林况魯頌泮宮詩乃是僖公獻馘演武之所非尙文之地

巡撫稱撫軍之訛

撫軍二字見左傳狐突諫晉獻公曰太子處則監國出則撫軍是太子之職也今稱巡撫爲撫軍誤矣漢御史大夫有兩丞一在內司圖書一在外督部刺史皆稱中丞今稱巡撫曰中丞可也

太史稱翰林之訛

古之太史今之欽天監也非詞林也故史遷自言近乎文史星卜之間今之詞林兼古之宮僚禮官著作郎起居郎諸職不得專稱太史此方密之之言余按隋書文帝以史官屬秘書省或因此呼翰林爲太史之濫觴歟

門子之訛

今稱府縣侍茶者曰門子誤也古稱門子有二而皆非今之門子其一見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其正室皆謂之門子以適子代父當門故也其一見左傳襄九年鄭堵氏之亂大夫諸司門子不順國語晉悼公立百官育門子註門子大夫適子也唐書李德裕傳吐蕃將婦人嫁與此州門子又王智興爲徐州門子皆古之門子也今之門子古之縣僮也梁書沈瑀傳縣南有豪族子弟爲患瑀召其老者爲石頭倉監少者補縣僮唐稱左右爲都公蓋取子都之義是則今之門子矣

孔安國獻古文尙書遭巫蠱之訛

班氏藝文志古文尙書出孔子壁中比今文多十六篇孔安國得之將獻于朝而以巫蠱事起遂止按史記孔子世家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巫蠱事起征和元年其時

司馬遷傳雖不載遷之卒否而遷之序事至李廣利降匈奴而止則大概遷卒于征和初而其書已云安國早卒則安國何從遭巫蠱之事耶

樂府之訛

樂府者官署之名其官有令有音監有游繳見霍光張放兩傳甚詳後因京房能知音樂上使韋元成問房于樂府後人因其所采之詩而即名之曰樂府誤矣見律歷志郭茂倩曰漢惠帝時夏侯寬爲樂府令武帝乃因之立樂府采詩有因聲而造歌者有因歌而造聲者有聲有詞者有無聲無詞者

男子稱肅拜凶禮稱稽首之訛

沈冠雲與人論九拜書曰肅訓恭恭拜者屈膝拱手下地而但低頭以婦人首飾多或懷孕難下其首故爲此拜今人以長揖爲肅拜或竟用諸簡牘誤矣荀子曰平衡曰拜楊倞注云平衡謂磬折頭與腰如衡之平下衡曰稽首王拜天臣拜君用之吉拜也今人用之于喪刺誤矣

省試之訛

省試者尙書省之試非鄉試也今之鄉試唐之州試宋之漕試也今稱鄉試爲省試誤矣見封氏聞見錄

試帖之訛

唐明經先帖文然後試帖經之法以所習經帖其兩端中留一行試之毛西河以詩賦爲試帖誤矣然明經亦有試詩者王貞白有帖經曰試宮中瑞蓮詩

露布之訛

今人以露布爲告凱旋之文誤也按後漢書中元元年拜鮑昱爲司隸校尉詔昱詣尙書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否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欲使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隸也註漢制書璽封尙書令重封惟赦贖令司徒印露布州郡云云是露布非專爲武功設也後世以武功成爲夸耀遂專以露布爲奏凱之文魏人笑王肅獲三家村賊亦復虛曳長縑高張絹素是矣或曰春秋元命苞文露沉武露布奏凱之文名露布義取諸此

擬題之訛

今舉子于場前揣主司所命題而預作之號曰擬題按宋何承天私造饒歌十五篇不沿舊曲而以己意詠之號曰擬題此二字之始今以爲士子揣摩之稱誤矣

九錫之訛

六經無九錫之說周官上公九命王制有加則賜不過九命非九錫也惟漢元朔元年有司奏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此二字初見之始禮緯含文嘉有九錫之說曹操因而附會之爲六朝禪位之陋習

納采之訛

士昏禮所云納采者采擇之義以爲采定而可納昏也今訛爲采幣之采焉有名未問而先納幣之禮

國子監之訛

太學教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周官以師氏保氏教國子皆指公子胄子而言非謂民間之俊秀也然俊秀亦附教于其中漢以前統名太學明帝爲四姓小侯立學雖及羣公子而皇子不與焉晉咸甯間始專名國子隋又改學爲監後世監中並非國子而猶沿其名誤矣歐陽詹作張博士講禮記最分明曰國子師長序公侯子孫太學師長序卿大夫子孫四門師長序八方俊秀其餘師長序天下秀彥

國學稱成均之訛

成均者五帝之學見周禮大司樂篇均韻也樂之調也古以樂教士故稱成均爲太學後世無樂可教則成均之稱誤矣

振濟非賑濟

今之振災本左氏振廩同食之義說文解字云振舉救也今乃誤振爲賑說文賑富也故魏都賦云白藏之藏富有無隄同賑大內控引世資

笏非手板

隋書禮儀志近世惟八座尙書執笏笏白筆也以紫囊裹之號曰笏染其餘公卿但執手板是手板非笏也

后妃非太姒

癸辛雜志云詩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后字作君字解非太姒也古稱夫人不稱后天子夫人稱后始于秦始皇按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饈以養王及后世子以及內宰女史諸職所稱后字頗多似周制天子之夫人皆稱后而不始于秦矣又春秋桓公八年祭公來遂逆

王后于紀此王后者紀季姜也亦天子夫人稱后之証

黃姑非牽牛郎

荆楚歲時記黃姑織女時相見是以黃姑爲牛郎也然李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杳在河之陽粲粲黃姑女耿耿遙相望是黃姑非牛郎矣或云黃姑即河鼓之訛爾雅以河鼓爲牽牛神謔草創非適野

左氏以神謔適野而謀則獲于邑則否後儒引之以釋草創顏師古匡謬正俗駁之云草創者猶云草稿詞令未成之稱安在適野則能于邑則否若然者討論豈尋干戈乎

晉文公獻狀非獻功狀

晉文公伐曹以其不用僇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杜詩謂責其功狀也匡謬正俗亦別爲一解云文公過曹曹公欲觀其駢脅浴薄而觀之文公深耻之故當乘勝之時而嗤弄之曰今我之來獻駢脅之容狀猶云拜賜之師云爾

家譜非信書

顏師古曰今代草茅末學之人多好妄撰家譜有云黃帝時爲御史大夫周宣王時爲丞相黃帝周宣時無此官名陳留風俗傳自稱圈公之後圈公爲惠帝時司徒漢書只有園公並無圈公其時並不置司徒歐公爲族譜序世系詢以下僅五世而已閱三百年琮以下才百四十年而業已十八世蘇氏爲族譜序世系缺居蜀之長史而遠追陸終昆吾之渺茫是皆可笑也不知古時民不散處胙土受民左傳所云翼九宗五正分魯六族分衛七族分晉懷姓九宗分宋周之東遷七姓從王公劉詩曰君之宗之蓋皆封建之國族未乖分故耳後人

鑿空爲譜欲一以窮之難矣哉

旁坐者非客

左氏季孫飲大夫酒臧孫紘爲客國語南容敬叔飲酒路堵父爲客註云席之正面者爲客然則今之飲酒而旁坐者皆非客矣

答拜非交拜

通典王渾刺徐州納瑯琊顏氏交拜畢王將答拜觀者曰新婦州民無容答拜是答拜非交拜也朱子赴省試衆人拜知舉畢使者唱云知舉答拜方拜二拜見金壘子

東坡刑賞忠厚之至論非想當然

東坡刑賞忠厚之至論稱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歐公問所出典曰想當然此東坡暗用戴記而一時妄對也按戴記文王世子公族有罪公曰宥之有司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三宥不對走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此東坡三宥二殺之藍本也惟坐實堯與臯陶身上則是想當然耳

博雅非博學

人以博雅爲博學之稱按三國志諸葛亮辟廣漢姚仲爲掾仲好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者莫大于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尙今姚掾乃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是博雅二字非博學之稱也

奄人非宮刑

鄭康成注奄人謂精氣閉藏者蓋天奄之謂非宮刑也後漢書爨巴以宦者給事掖庭補黃

門令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擢拜郎中若已受宮刑陽氣何能通暢乎

執牛耳非尊

今人盟會以執牛耳爲尊者之事蓋本左傳定公八年晉師將盟衛侯于剡澤衛人請執牛耳注盟禮尊者執牛耳主次盟者衛侯于晉大夫盟自以爲當執牛耳也按哀公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武伯問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鄆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誰也註鄆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爲可執是執牛耳非一定尊者之事也

長樂老人非作行樂解

長樂者地名也馮道瀛州景城人景城有長樂縣故自號長樂老人非時常行樂之謂北齊段韶封長樂郡公此其証矣

子壻非子姪

子壻者子之壻猶言女婿也非人子之子也論語以其子妻之古人稱女亦曰子至于牛子之稱始見新唐書回紇傳

歸甯非禮

穀梁以諸侯妻歸甯爲非禮蓋引婦人旣嫁不踰境之說也 本朝惠硯溪先生頗主其說

道學傳非儒家名

唐馬樞有道學傳二十卷皆載列代神仙之事如列仙傳之類元脫脫宋史撰道學傳以尊程朱誤矣

董秦非李忠臣

盧仝月蝕詩有官爵及董秦之句後人疑董秦來降唐之後賜名李忠臣盧仝不應直詆也按仝所指者倖進之臣董偃秦宮也非李忠臣也此說見西溪叢話

兄弟非昆弟

錢辛楣云禮經稱昆弟者今人所謂兄弟也稱兄弟者今人所謂親戚也傳云小功以下爲兄弟蓋兼同異姓而言不論行輩也曾子問壻已葬致命女氏曰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註云壻于女之父母有總服故謂之兄弟婚禮壻見主婦主婦闔門立于左扉註云兄弟之道得相親也是翁壻異姓又非行輩皆統謂之兄弟

匆匆不及艸書非今之艸字

是齋日記云古人稱匆匆不及艸書者乃起艸稿之艸言匆匆故不及先起艸稿也若今之行艸乃正是匆匆所書有何不暇之有

東宮非專指太子所居

劉向傳依東宮之尊顏注東宮太后所居長信宮在未央宮之東故也今專稱太子爲東宮取震爲長男之義似忘漢書本文

智囊非美稱

戰國樗里子癭而多智杜預亦癭而多智稱囊者以其頸有癭故也今稱有謀者爲智囊似乎習而不察然司馬昭稱桓範智囊往矣尙在杜預之先

臯陶謨無教二字乃無敖之訛

漢書王嘉傳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無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顏師古注曰此虞書臯陶謨之辭也言有國者不可敖慢逸欲但當戒懼爲政也敖音傲今本乃作無教蓋敖字與教字相似而誤寫耳若謂天子無教諸侯逸欲試思有教以逸欲之理乎未免費解自以從漢書作無敖爲是說見焦氏筆乘

論語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仁字即人字

焦氏筆乘云豐道生謂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仁字非仁義之仁也應是人字與井有人焉之仁字相同蓋古寫人字作廾後因改篆爲隸遂訛爲仁耳此論近是周青原申其說曰此處仁字若作仁義之仁解孝弟是爲仁之本豈爲仁不過是孝弟之末耶于理未足莫若作人字解孝弟是爲人之本最爲切當况首節其爲人也孝弟句原以爲人發端末句仍以爲人作結首尾恰相呼應而本之一字愈覺如畫龍點睛矣

范文正公麥舟助人之訛

相傳文正公知開封石曼卿三喪未舉公子純仁以所運麥舟助之按公年譜天聖五年純仁生景祐二年公知開封純仁方九歲安得遽以麥舟助人石曼卿三世仕宦亦非貧窘不能舉喪者如有之歐公志范石二公墓如此盛德事不載何耶

蔡雍無子之訛

相傳蔡雍有女而無子以書籍盡交文姬按晉書羊祜爲蔡雍外甥以爵讓其舅子蔡襲襲乃雍之子也又蔡充別傳祖睦雍孫也司徒謨爲充之子是雍未嘗無後也

隨園隨筆卷十七終

隨園隨筆卷十八

辨訛類下

錢塘袁枚子才著

布帆無恙之訛

今人贈遠輒曰布帆無恙按晉書顧愷之傳嘗因假還殷仲堪借以布帆至破塚置風愷之與殷書云地名破塚眞破塚而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是謂帆無恙非謂人無恙也

漢文短喪之訛

羊祜曰漢文除三年喪毀禮傷義司馬光曰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皆罪文帝而大謬者按文帝謙仁不欲以身後煩吏民服喪故以日易月遺詔甚明胡寅謂遺詔所諭吏民耳太子豈吏民哉而景帝冒用此文自短三年之制其過在景帝不在文帝也劉貢父云漢文哀詔斷自己葬之後其未葬之前則服斬衰自崩至葬已百餘日如未葬則服不除翟方進傳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此其証也說者遂以日易月而不通計葬之日月皆大謬也顏師古曰文帝哀詔所云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纈七日者皆自率己意而爲之非有取于周禮也三年之喪止二十七月無三十六月之文烏得有以日易月之說哉况纈者禫也禫無七月之說纈安得有七日哉

魯無篡弑之訛

相傳齊有篡弑之臣魯無篡弑之臣爲周公所先知然伯禽之孫濩弑幽公而自立見史記魯世家其他羽父弑隱罔人賊般見左傳者更不一而足

贈策之訛

焦弱侯筆乘云繞朝所贈之策方策也李白詩云臨行贈汝繞朝鞭以策爲鞭悞矣

下屬稱卑職之訛

元文類陳天祥奏盧世榮姦邪曰卑職等在內外百司之間伺察非違知無不糾又河渠志泰定四年御史臺言都水監立南北牕各闊九尺二百料下船梁頭八尺五寸可以入牕愚民嗜利無限改造添倉長船至百十尺計五六百料入至牕內不能回轉今卑職至眞州問造船頭稱過牕梁頭八尺五寸船該長六丈五尺計二百料由是參詳宜于牕岸立石則驗其長短云云是卑職者乃臣下對君之稱非所宜稱于上官也

余忠宣公之訛

遼金元史于人姓名字少者合姓名以書之字多者則書名而后以姓書于下後人不知其故但摘取其名之第一字爲姓如稱唐兀余闕爲余忠宣公謬矣或以余爲余之訛應讀蛇則升菴先生固已辨之古無余字錢辛楣云唐兀即西夏也其人往往有姓與他部落不全忠宣姓余無明証然宋濂已稱之矣

韓文公服金石之訛

孔毅夫雜說稱退之晚年服金石藥致死引香山詩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爲証呂汲公辨之云衛中立字退之餌金石求不死反死中立與香山交好非韓退之也韓公之痛詆金石見李虛中諸人墓誌矣豈有身反服之之理

秦良玉拔刀斷袖之訛

竹垞詩話曰野紀秦良玉征播州立功有男妾數十人李長祥爲辨誣云綿州知州陸遜之

按營時良玉冠帶佩刀出見酒數巡遜之誤曳其袖良玉取佩刀斷之其嚴潔如此汪太史韓門駁之云良玉征播乃萬歷二十七年事陸遜之按營乃崇禎十三年事相隔四十二年征播時良玉年必在二十左右又四十年則已六十餘歲人矣何嫌之避而必以刀斷袖爲帥領兵豈得旁無男子如二申野錄蠻司合志等書誣以男妾豈所謂知人論世者乎

鄧通譖賈生之訛

宋景文云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譖王伯厚以爲史無此語按此語本風俗通應劭風俗通義云賈生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數廷譏之因是文帝遷生爲長沙太傅云云此誤也鄧自黃頭郎至爲上大夫漢書雖不載其年月而其寄死人家則在景帝時其顯貴應在文帝末年而賈生自文帝初立即因廷尉吳公之言召爲博士遷大中大夫文帝十一年梁王薨十二年誼卒卒後四年帝思誼言立齊悼惠王子六人此是十六年五月事又十一年文帝崩想鄧通尊顯必在此十一年間則賈生之死久矣安得有鄧通之譖哉此說本于汪師韓先生

昌黎輕崔羣之訛

韋絢嘉話錄有云韓十八愈輕薄謂李程曰崔同年羣眞聰明往還二十年不曾說着文章蓋輕之云云按韓集中與崔書極其欽服有輝光日新之語詩則有和崔舍人咏月二十韻游青龍寺贈崔補闕等作歐陽詹哀詞獨書一通與崔羣投贈如此豈得謂不說及文章乎

梁山泊之訛

俗傳宋江三十六人據梁山泊此悞也按徽宗本紀侯蒙張叔夜兩傳紀江事者竝無據梁

山泊之說惟蒲宗孟傳言梁山濼多盜宗孟痛治之雖小偷必斷其足盜雖衰止而所殺甚多孫公談圃云蒲宗孟知鄆州有盜黃麻胡依梁山濼爲患云云此是神宗時事與宋江之起事宣和者已相隔數十年矣

學宮祀文昌魁星之訛

學宮之祀文昌魁星非禮也明宏治時有拆毀之令未及施行按孝經授神契云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此不過浮稱之詞並非實指星象史記云斗魁戴筐六星文昌宮是則兼上將次將貴相司命司中司祿諸星而合成一宮其義取諸宮室非主文學也故漢之尙書省比之文昌天府魏之正殿曰文昌殿唐人或以命名如段成式張籍俱號文昌宋人以之名書龐元英在尙書省記所見聞號文昌雜錄道家不知二字之解妄以文爲文章昌爲昌盛又不知司命不過六星之一而謂文昌獨司文人之命又附會以爲即詩之張仲孝友再轉爲梓潼神張惡子李義山張惡子廟詩有如意贈姚萇之句蓋本成都志也志稱張惡子生於越寓見靈于姚萇萇爲立廟唐僖宗入蜀神于霧中迎謁僖宗脫佩劍贈之王鐸蕭溝有詩刊石王氏見聞記謂文昌生於晉時張氏跨驢棲蜀之梓潼又化蛇裂石以壓五丁王兪州委宛餘編云文昌黃帝之子名軍始造弦再攝醫官服事周公投胎于張無忌家生仲爲幽王所醜化爲趙王如意作蛇報讐啖呂產之後身沉其一縣今所謂陷河是也又以文昌宮在北斗魁上別爲南斗遂以魁與文昌並祀不知北斗七星一至四爲魁五至七爲杓有魁有杓是魁非一星之名說文魁羹斗也原涉傳師古曰魁者斗之所用盛而杓之木也甘氏星經所謂八魁七星者在北落東南乃主獸之官與文學無與也日知錄辨魁乃奎之訛

則史記天文志奎曰封豕爲溝瀆一曰天豕主武庫尤于文學無與矣所以訛者林靈素以東坡爲奎宿路史云蒼頡觀奎星圓曲之形而造字大槩奎星主文之說自宋始耳

張騫乘槎之訛

杜詩乘槎消息近無處問張騫此沿世俗所傳張騫乘槎事也然宋之間詩云還將織女支機石重訪成都賣卜人是明用荆楚歲時記織女教問嚴君平事矣獨不知君平爲王莽時人張騫乃武帝時人相去將及百年乎

郢曲之訛

今人稱曲之高者曰郢曲此誤也宋玉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則歌者非郢人也又曰下里巴人國中屬和者數千人陽春白雪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則和者不過數人是郢之人能和下曲而不能和妙曲也以其所不能者名其俗不亦訛乎

竹箭之訛

沈存中曰古云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焉竹自竹箭自箭蓋二物也今采竹以爲矢混而一之誤矣

奚斯作魯頌之訛

魯頌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蓋言奚斯作廟非作頌也王延壽靈光殿賦云奚斯頌僖歌其露寢悞矣顏師古曾駁正之

流離之訛瑣尾之訛

毛詩流離之子鄭註流離鳥名也今訛以爲離散之詞猶之狼狽獸名也今訛以爲困頓之

詞瑣尾二字鄭箋美好也今亦訛爲困頓之詞

盤庚改國號之訛

書稱盤庚遷于殷不聞改國號曰殷也司馬貞史記索隱云契始封商盤庚遷殷遂爲天下號亦云天下稱之猶之魏都梁稱梁王韓都鄭稱鄭王云爾非云盤庚自稱也竹書夏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國號稱殷孔甲九年殷侯復歸于商邱又稱商非至盤庚纔稱殷也惟金履祥通鑑竟直書盤庚改國號曰殷悞矣武丁在盤庚三傳以後作說命尙曰有商商頌那烈祖長發俱稱商武王伐紂必曰商王受曰商郊曰來自商父師之命亦曰商其有災商其淪喪俱不稱殷也其見于詩者曰自彼殷商曰咨女殷商則將二字雙言之猶言蜀漢云爾其非盤庚改號也明矣或曰盤庚中篇有殷降大虐之詞何也曰爾雅殷中也承古我前而言孔傳作殷家解蔡沈註非之是矣

未下鹽豉之訛

陸機云千里蓴羹末下鹽豉末下者地名也故舉食物以答人之問東坡詩肯將鹽豉下蓴羹是以末下爲未下也悞矣嚴道甫曰千里湖名即石白湖末下即秣陵也楊誠齋向人乞配鹽菽人不解乃檢禮部韻畧豉下注云配鹽幽菽也見說文

商金銀之訛

今骨董家銅器有鑲金銀者號稱商金商銀商之爲言鷓也鄭箋所謂鷓金飾貌是也乃嵌鑲之義

黃花之訛

張翰詩黃花若散金菜花也故通首皆言春景宋眞宗出此題而舉子悞以爲菊乃被黜

古人自序家世之訛

揚子雲自序以晉之食采于揚者爲氏因以爲宗謂揚侯以晉六卿之偏故逃于楚與左氏遂滅羊舌氏之說不合故顏監譏其乖謬魏收自序魏無知傳子均均子恢恢子彥彥子歆歆子悅是悅乃無知五世孫也而云李孝伯以女妻之孝伯在太武之世隔漢初五百餘年矣天下豈有以百年爲一世者乎白居易自序以春秋白公勝爲祖以白乙丙爲宗不知考左氏白乙丙乃魯僖公時人白公勝乃魯哀公時人相隔二百年矣豈有宗乃在前祖反生後者乎班孟堅遠引鬪穀於薺沈休文遠引實沈臺駘恐與熊安生之認熊光郭崇韜之哭子儀均不免于附會

司業之訛

業者枸櫞也大板也學中不奏樂則司業之名悞矣近世給事中不司宮監司馬不掌兵太常寺不掌音樂皆此類也朱子居喪好讀書人譏之以爲大功廢業朱子曰業大板也廢業者謂不聽樂之謂非不讀書也

量移之訛

唐人遠方過赦得改近地號曰量移白香山詩曰一旦失恩先左降三年隨例未量移開元二十七年大赦天下左降官量移近處今以稱陞遷悞矣

唐人詩用昭陽之訛

唐歌繹長門怨云聞道昭陽宴楊衡云望斷昭陽信不來劉媛云愁心和雨到昭陽按昭陽

爲成帝時趙氏姊妹所居與武帝之陳后長門無涉

今人稱太翁之訛

太翁者曾孫稱祖之名南史齊高帝鑷白鬚昭業五歲侍側問我誰也曰太翁帝曰安有爲人作曾祖而猶鑷白者乎今人稱人父爲太翁誤矣

今人稱三教之訛

白虎通王者設三教何也將欲反正道也三正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授夏尙忠其失野救野以敬殷尙質其失鬼救之以文周尙文其失薄救之以忠此三教也今以儒釋道爲三教悞矣

稱壻爲布袋之訛

今俗稱女壻爲布袋按孫氏日抄云宋馮布贅于外舅孫慶家孫家有事輒曰令布代之俗遂訛壻爲布袋

子貴稱封君之訛

史記平準書封君皆仰首仰給又令封君以下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易林多獲得福富于封君此皆謂身有封邑之君若公侯是也今以子貴應受封而稱悞矣

短褐之訛

史記秦本紀寒者利短褐禹傳短褐不完玉篇短音豎敝衣襦也今通言短褐悞矣然揚子方言襜褕自關而西其短者謂之短褐則言短褐未爲不可

星士稱算命之訛

漢書律歷志數者一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書曰先其算命師古注云逸書也言王者先立算數以命百事也今以星士推年庚爲算命悞矣

火頭之訛

南史何承天傳東方朔發憤于侏儒遂與火頭倉子稟賜不殊此火頭指執炊者而言俗稱失火之家爲火頭悞矣

堪輿之訛

漢書藝文志有堪輿金匱十四卷揚雄甘泉賦屬堪輿以璧壘注云堪輿天地總名也又引淮南子許慎注曰堪天道也輿地道也周禮疏引堪輿經黃帝問天老事似言歷象之書史記日者傳以堪輿爲占家之一是堪輿非形家言也今稱看地理者曰堪輿悞矣

刑天之訛

山海經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乃以乳爲目而舞于戚按顏師古等慈寺碑云念刑天之魂久淪長夜是天字非天字

入國見小君之訛

朱子註子見南子云大夫入于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此說並無証據穀梁曰禮大夫不見夫人儀禮大夫聘于同姓之國夫人使人勞以二竹簋皆非見小君禮也惟左氏莊公三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此見小君之禮然亦只言本國大夫耳

西京無太學之訛

晉灼曰西京無太學吳仁傑曰太學始于元朔二年儒林傳詔太常置博士弟子董仲舒對

策願興太學以養天下之士文翁傳武帝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鮑宣傳宣坐閉拒使者下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爲訟其寃安得云西京無太學余按荀悅漢記亦云武帝始建太學成帝時或言孔子布衣養弟子三千人今天子太學何乃不如布衣是亦西京有太學之証晉灼所云因漢時習射者多詣曲臺行禮故疑有曲臺而無太學耳

程嬰匿趙孤之訛

洪容齋隨筆春秋成公八年書殺趙同趙括十年書晉景公卒相去僅二年史記乃有屠岸賈欲滅趙氏程嬰公孫杵臼共匿趙孤十五年景公復立趙氏之說以年世考之則是景公卒後厲公立八年悼公又立五年矣其乖妄如是

趙註醜類之訛

孟子西子蒙不潔章註惡人醜類者趙氏必本是醜類以形近而訛爲類

朝奉之訛

今新安人呼持錢人爲朝奉悞也宋太宗改唐朝議郎爲朝奉郎蘇魏公平生薦人最多惟孟安朝奉歲以雙井一瓮爲餉見宋稗類抄

內閣中書之訛

阮亭筆記曰唐宋以來中書省爲宰相之署今內閣中書舍人尙沿古中書舍人之舊名官銜應稱中書舍人每見鄉會試錄列銜止云內閣中書則是以古署名爲官稱矣

參官之訛

俗以劾官爲參官按玉篇參相謁也故國策曰臣之義不參拜是也又韻會三相參爲參伍

相伍爲伍故左傳自參以上周禮設其參皆謂三相參也官名參軍參謀參知政事皆此義也因古人劾去一官必相參謀而後劾之今遂去一劾字單用參字訛矣以三相參爲參而曰特參則又訛中之訛矣

三多稱祝之訛

莊子天地篇華封人祝堯曰使聖人富使聖人壽使聖人多男無三多之文堯辭之則曰多富多事多壽多辱多男多累方有三多之文是三多非吉語也安得以之稱祝耶

弟子稱高足之訛

今人稱人弟子爲貴高足本世說新語鄭康成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言融不能親教使高弟傳授之耳然顏師古注高祖本紀云凡乘傳者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是高足二字在漢時以名馬而竟以之稱弟子世說先誤矣

印章稱圖書之訛

都穆聽雨記談云前代有某氏圖書之記蓋以識圖書書籍也今刻私印亦曰圖書悞矣金天會三年得宋內府圖書之印疑後人悞稱私印而以爲圖書之始王制圭璧金璋正義云皇氏以爲用金爲印璋今人只作璋字

哀詞非可用之于平輩

晉摯仲洽曰凡作哀詞者皆施于童殤夭折不以壽終之人非平交所用况尊長乎左氏萬者二人之訛

周林汲太史云左氏昭二十五年萬者二人常作二八魯自隱公考仲子之宮始用六羽其羣公之廟必皆用六佾可知季氏卿也舞用四佾今又取襄廟四佾而爲佾故惟有二八在鄭賂晉悼公女樂二八而悼公分一八以賜魏絳秦之遺戎王亦以女樂二八是知樂不分雅俗皆以八人爲佾也

左氏賦一鼓鐵之訛

鐵當作鍾鍾鼓皆量名一乃齊壹之義毀其不齊者更鑄以給焉又取其餘以爲鑄刑鼎之用也古人鑄鼎用銅不用鐵杜氏乃云鼓爲鼓橐之鼓凡鑄鐘鼎誰非鼓橐者耶此亦林汲太史之說

焦山周鼎西湖壽亭侯印靈谷寺景陽鐘之訛

予過焦山觀周鼎篆文輒弱綠沁浮黯信其必非三代物也相傳真鼎被嚴世蕃取去而以贗者易之其信然歟西湖關帝廟壽亭侯印乃麤擗頭耳非印也四方中空爲古飾車之物今陝中出土者動以百計玉質粗惡價亦不貴不知何時何人僞刻壽亭侯印四字其上按容齋五筆叙壽亭侯印共有三處一得之于洞庭漁者有一紐四環存荆門玉泉關廟中一得之于復州寶相院大樹下環背俱有文稱漢建安二十年壽亭侯印留在藏庫一邵州守黃叔啟買一紐于郡人張氏其文正同而無系環容齋以爲皆僞物也漢壽乃蜀地名卽以封雲長不應去漢字其大又比他漢印倍之可疑也宋之三印尙僞况湖廟物耶相傳金陵靈谷寺有景陽鐘予往視之書至正七年年號可發一笑

伯夷叩馬之訛

王荆公有伯夷論明王直有夷齊十辨皆痛駁叩馬之說最爲明快然皆以意斷非考實也
余按呂氏春秋載伯夷就養于文王行至岐陽而文王歿武王使叔旦盟膠鬲于四內使召
公盟微子于共頭奉以桑林私以孟諸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于共頭之下夷齊聞而笑
之乃餓于首陽此一段可証史記之非宋吳仁傑謂夷齊諫武王遷鼎非諫伐商引左氏臧
僖伯之言爲証亦殊有理須知左傳呂覽俱在史記之前

賢昆玉之訛

梁史王銓與弟錫孝行齊名人曰銓錫二王金昆玉友昆指兄友指弟也今稱人兄弟曰賢
昆玉似有脫誤

恭王妃通小吏牛金之訛

綱鑑有恭王妃通小吏牛金生元帝之說按晉書元帝紀初元石圖有牛繼馬後之說宣帝
深忌牛氏遂爲二楹貯酒帝先飲佳者以鳩酒毒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
氏而生元帝綱鑑以通妃者卽牛金悞矣此事涑水通鑑本不載載晉史贊中

曹娥傳婆娑神之訛

後漢書孝女曹娥傳云娥父曹盱爲巫祝五月五日于縣江迎婆娑神溺死云云按邯鄲滄
曹娥碑文盱能撫節安歌婆娑樂神以漢安二年五月迎伍君逆濤而上爲水所淹云云是
盱所迎之神爲伍君其曰婆娑樂神婆娑舞貌也范氏乃以婆娑爲神號豈不爽歟邯鄲氏
碑文在范史之前范氏想亦據碑作史特未審諦耳此一條周青原舍人所言

孝女叔先雄之訛

後漢書孝女叔先雄姓名俱誤按常據華陽國志稱先尼和之女絡句符縣名人又曰淑媛則有吳幾先絡等水經注引益部耆舊傳蜀中諺曰符有先絡夔道有張帛蓋此女姓先名絡也何義門謂女而名雄無義理蓋絡與維相似雄乃維之訛也范史稱叔先雄殆沿于寶搜神記之誤按搜神記稱犍爲叔先泥和其女雄以叔先爲複姓廣韻注遂謂叔先複姓皆沿誤耳又按常氏所稱符縣卽今合江縣常氏以趙魏先周爲江陽著姓四川志合江有先氏巖爲唐時神童先汪讀書處蜀中未有叔先複姓之人也困學紀聞以叔先雄爲光緒光與先相似終與絡相似亦係先絡之訛此一條吳公省欽督學蜀中所記

孀母非世母

禮期喪章明言世父母叔父母世父母者伯父伯母也叔父母者叔父叔母也匡謬正俗以孀爲世母之切音何也

別字非古

別字乃可有可無之稱黃東發言史衛王子弟與趙制直子弟徜徉東園無可矯作乃制造雲麓十洲等字以自夸皆執袴習氣不可爲訓今并其某菴某齋而再易爲某翁某老則尤悖矣雜記附于殤稱陽童某甫此死者不祥之稱姜西溟答馮元公書亦言之甚詳

細君非妻

方朔傳有歸遺細君之說今人以爲妻之通稱至按顏注細君方朔妻名西域傳漢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烏孫又東樊崇字細君又光武時劉植弟亦名歆字細君

夭非童殤

古者死非正命皆謂之夭漢書龔勝七十九歲避王莽之名不食死老父來哭曰嗟哉龔生夭其天年宰孔議晉獻公曰君子失心鮮不夭昏養生經天老語黃帝曰下壽八十不及此者皆謂之夭

羊后非羊祜女

世相傳晉惠帝后羊氏失節劉曜爲太傅羞按晉書羊后父羊元之並非祜也

伏獵侍郎似悞而非悞

李林甫寫伏臘爲伏獵人多笑之按風俗通云臘者獵也言獵禽以祭也則林甫不爲訛矣玉燭寶冊云臘祭祖蜡祭百神

女媧非女

司馬貞註史記三王本紀云女媧以男子爲帝代伏羲而興非女也

今志書非古志書

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似乎志書所自起然古人稱志甚多而皆非若今之府志縣志也左氏狼曠曰周志有之史駢曰吾聞前志有之季文子稱史佚之志鄭子皮稱仲虺之志此不過記言記事之書卽孟子所謂於傳有之之傳耳班固漢書有地理志溝洫志爲史中一體與表傳分列此則今郡縣志書之濫觴

媵非妾

伊尹爲夏之媵臣左氏秦執井伯以媵秦穆姬戴氏鼠璞以爲媵者今之送親者也非妾也提封非隄封

凡言提封者謂提舉封疆大數以爲率耳後人不曉誤提爲隄防之隄丁奚反今誤讀爲大奚反此說見顏師古匡謬正俗

繼室非繼娶

古繼室非續娶乃側室之稱卽娣姒也長妾也若繼室爲續娶則魯隱公當立之至矣齊景公使晏子請繼室于晉以爲續娶然少姜在晉本非夫人但有寵耳猶之側室乃嫡子以外之衆子雖嫡母所生亦側室也故師服曰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

紫荷非荷包

紫荷者以紫爲袂囊服外加于左肩周遷云是周公負成王之服一名契囊見張晏註丙吉傳宋書禮志朝服肩上有紫生袷囊綴之朝服外呼曰紫荷以盛奏章是紫荷非今荷包矣惟三國志所云曹操好佩小鞶囊及手巾細物文獻通考云漢世著鞶囊者側在腰間謂之旁囊此則今之荷包矣宋吳舍人謝啟云紅藥翻階紫荷持橐劉偉明詩曰西清寓直荷爲橐左蜀宣風繡作衣皆用南史劉杳傳事而與荷包無涉

廁非溷

漢書註廁爲溷程氏演繁露以爲在兩物之間名廁漢文帝居灑上臨廁使慎夫人鼓瑟韋昭曰高岸夾水爲廁故豫讓報仇入襄子之廁賈姬如廁皆非溷也

世婦非妃

魏了翁古今考稱二十七世婦者乃先世御女之老而無子者命之在宮中掌事不在進御之列九嬪九御五日一見王后無夕不見五日一洗沐則一嬪與其御進四十九日而九嬪

九御見畢其說似與康成異又李氏雜記云士大夫之婦未受命曰內子既受命曰世婦

冠氄非鳥

顏師古匡謬正俗云逸禮記知天者冠氄氄鳥知天鄭子華好聚氄冠蓋喜觀天文而聚術士也故誘而殺之非左氏所云服之不衷也後漢輿服志云知天者冠述述通天冠前展簞也氄音聿亦有述音

牛衣非牛

王章與妻臥牛衣中牛衣師古註以亂麻爲之號龍具非牛皮也

羊車非羊

鄭註周禮羊車善車也若今定張車非羊所牽也大車爲栢車小車爲羊車然晉宮人以鹽汁洒地竹葉引羊則明是羊所駕之車矣隋書禮儀志煬帝置羊車小吏駕果下馬其小如羊是又以馬爲羊也晉羊琇乘羊車爲司隸劉毅所劾

楚歌非楚

如淳註楚歌雞鳴歌也非楚人所歌也然高帝謂戚夫人若爲吾楚歌吾爲若楚舞明是楚人之歌矣

阿堵非錢甯馨非佳軒渠非笑

王衍不名錢謂妻曰將去阿堵阿堵者猶云這物也山濤曰何物老嫗生甯馨兒甯馨者猶云那樣也薊子訓傳兒見父母軒渠笑悅欲往就之軒渠者開懷暢適之態非笑也今人皆悞用

龍陽君鄭櫻桃俱非男寵

國策鮑註龍陽君幸臣也吳師道正之曰是幸姬非幸臣也前魚者卽易經宮人貫魚之義魏王令曰敢進美人者族幸臣無進理美臣之稱非幸姬而何不得以楚之安陵爲比崔鴻十六國春秋半襲晉書載記中語獨鄭櫻桃則云是鄭世達家女姬石虎惑之有專房之寵與載記云櫻桃是男寵不合

隨非走色絲非絕導非導官之導

隋文帝惡隨字爲走故改爲隋不知隨字從辵是安步改隋字隋乃裂肉也自取不祥蔡邕以色絲爲絕不知絕字系旁爲刀刀下爲巴音節非色也顏之推笑許純儒解導字爲禾則相如封禪文導一莖六穗于庖下當云麟雙觥共抵之獸不成文義故之推解導爲導官之導作擇字解不知此亦非也相如之意如許氏說以云禾耶則有一莖六穗于庖矣以言犧耶則有雙觥共抵之獸矣徐楚金說文繫傳解之最明

莫愁非女

宋曾三異云莫愁乃古男子神仙隱逸者流非女子也見劉向列仙傳楚之石城有莫愁石象男子衣冠甚偉

一金非一兩

今人以一金爲一兩非也按國策公孫閔使人操十金卜于市高誘註二十兩爲一金臣瓚曰秦以一鎰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

一疋非一端

今人以一疋爲一端悞矣按左氏註幣二端爲一兩二兩爲一疋曾子問注丈八尺爲一端周禮媒氏入幣純帛毋過五兩註五兩十端也所云兩者取匹偶之義

南向非尊

古人以東向爲尊鴻門宴項王東向坐亞父南向坐郭隗謂燕昭王曰今王將東向坐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厠役之才至田蚡以爲漢相尊自坐東向而令其兄坐南向韓信得廣武君令東向坐而已西向事之至于南向者是聽治則然非以爲尊故孔子廟像漢晉皆東向開元二十七年始遷神于南面宋程師孟使遼遼主命席迎者南向涿州官西向使師孟東向師孟以爲卑力爭之自日中以至于夕悞矣

免非服

鄭注袒免以布廣一寸從頂而前交于額又向後繞于髻也程氏演繁露以爲免者解除之義吉冠也蓋卽免冠之免曲禮曰冠毋免勞毋袒正是袒免之義又記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男子免而婦人髻是始死未成喪之服哀踊則必袒袒則必免非別有免之制也

王嬙非名

王嬙嬙官也嬙妃之稱非昭君之名見辨古錄

妲己非名

匡謬正俗云妲者妃號也已者干支甲乙之稱稱己者當是妃位第六人也

孫臏衛輒非名

贖刑也孫子爲龐涓所刑因以爲名輒兩足不能相過也齊謂之綦衛謂之輒見穀梁衛輒乃靈公之兄左傳作繫非出公輒也

丁外人非名

漢書丁外人外人者蓋公主所私之外夫猶云高帝外婦是也非其名也

笙歌非樂

魏書禮志曰徒歌曰謠徒吹曰和比音而樂之及于干戚羽毛謂之樂然則素琴以示終笙歌以告哀不可謂之樂也宋王黼傳遭欽聖之喪猶召樂妓舞而不歌號曰啞樂尤悖

自號愚魯拙鈍之非

元儒劉因曰近世士大夫好以愚拙魯鈍人所不足之詞以自號彼其人非真有是也亦非謙也彼蓋持老氏之說以爲天下古今必如是而後可以無營而近道則擇而取之要亦歸于自利而已先生此說刺許魯齋也

阿奴非周謨小字

晉書列女傳周嵩謂母曰伯仁志大才短非自全之道惟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小字也按周顛傳弟嵩醉以燭投顛顛不以爲忤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夫嵩謂謨爲阿奴顛謂嵩亦云阿奴豈有二人共一小字之理蓋阿奴者尊長呼卑幼愛憐之詞也齊高帝臨崩執鬱林王手曰阿奴若憶翁當好作又鬱林王將殺楊珉之謂何妃曰阿奴暫去又麥鐵杖將度遼謂其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云云皆以尊臨卑泛稱男女非周謨小字也

以貲作官非捐納

司馬相如以貲爲郎顏師古註以家貲多得拜爲郎非取其貲而予以郎也張釋之以貲爲騎郎如淳曰漢注貲五百萬得爲常侍郎非取其五百萬而予以騎郎也韓紹真曰司馬相如入貲爲郎自是入貲而後予官非上之人因其家貲多而憑空拜爲郎也設如顏師古所註則相如同時之卓王孫及茂陵三輔諸富人家貲百萬過于相如者多矣不聞漢廷授之一秩一官者何耶而卜式之流亦何待入貲助邊而後問其肯爲官耶要之詔民入粟拜爵漢文十二年春三月已著爲令矣司馬相如之入貲自是遵例捐納如淳所註恐亦支離

百姓非黎民

堯典平章百姓古註百姓百官族姓也下云黎民於變乃是民耳黃帝之子得姓者才十三人黎民安得有姓乎

呂翁非呂洞賓

王弼州云眞仙通鑑純陽傳不當入盧生事盧生所遇呂翁開元間事純陽尙未生也按宋史陳搏傳關西人呂洞賓有劍術百歲童顏厲氏宋詩紀事考是唐德宗朝呂渭之孫咸通中舉進士不第值黃巢亂隱居終南山時至陳搏之室引避暑錄蒙齋筆談諸書爲據然則洞賓與盧生所遇之呂翁相隔百餘年矣

司命非竈神

道家稱竈神爲東厨司命此悞也按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諸侯五祀其一曰司命康成以爲小神居人間司察小過作謹告者漢制掌之荆巫應劭云刻木長尺三寸爲人像行者置篋中居則作小屋祠以春秋之月屈平作九歌分而爲二有少司命大司命之稱其非竈神

明矣竈神始見周禮註顓頊氏有子曰黎祀爲竈神

隨園隨筆卷十八終

隨園隨筆卷十九

存疑類

錢塘袁枚子才著

歐公疑繫詞

歐公疑繫詞非聖人所作自知其說之忤衆故同時得一廖稱所見相合喜不自禁酌中志載劉若愚稱先師陳矩有遺書一卷說周公作繫詞始于孔穎達其實文王作之與周公無涉也所見亦奇

王柏疑三百篇

元儒王柏疑三百篇爲後人僞作非三代以上之詩宋大中年博士沈朗進新毛詩四章表云關雎言后妃不可爲三百之首故別選堯舜詩二章取虞人箴爲禹詩文王篇爲文王詩是翻孔子之案也而朝廷嘉之可發一笑唐劉迅作六說繼六經取漢詔以擬尙書取房中歌臨春樂以擬雅取白頭吟巴渝歌以擬風

王伯厚疑尸

祭之有尸散見于毛詩三禮者不一而足獨王伯厚以爲尸乃夷禮也引隋書蠻夷傳巴梁間以尸祭爲証

鄭夾漈疑諡

諡之有美惡左氏載楚共王臨死而請楚成王勿瞑而爭孟子言雖孝子慈孫百世勿能改獨鄭夾漈以爲凡諡皆美詞也名且諱之而甯忍揭其惡乎靈之爲言昭也厲之爲言武也幽之爲言傷也皆美詞也引子溫而厲爲証

經傳二疑

羅氏識遺駁戴禮夢齡之說曰文王十三而生伯邑考若以與三之說計之當是四歲生武王斷無此理洪容齋駁衛宣公殺伋之說曰宣公立于魯隱四年卒于桓十二年即位纔十九年耳子伋娶婦年當十五六娶而奪之生壽及朔不過十歲以下兒焉能竊旌越境以代兄死耶

楊妃洗兒錢之疑

楊妃私祿山洗兒錢之說新舊唐書所無通鑑采唐人小說以入通鑑殊為可笑余前已辨之詳矣後閱李義山西郊百韻詩有皇子棄不乳椒房抱羌渾之句天寶中進士鄭嶠津陽門詩亦有祿兒此日侍御側繡羽裸衣日鳳蟲之語豈當時天下人怨毒楊氏故有此語耶

孔子夫人亓官氏之疑

闕里志孔子夫人亓官氏相傳久矣獨韓勅禮器碑以為亓官氏未知何所據

金海陵疑配天

大金國志太常寺卿翟永固將廟祭請海陵始祖之號書以配天海陵怒曰至尊莫如天而以祖配之祖有神靈其心安乎杖永固二十金史太常卿翟永固出試題尊祖配天賦海陵曰我祖當日在位祭天拜乎曰拜豈有生則下拜死而同體配食者乎曰古有之曰然則桀紂所為亦欲我為耶杖之二十

喪三十六月之疑

毛西河以三年之喪為三十六月作議數千言殊乖禮經二十五月而畢之義然漢書翟方

進傳方進自以漢相不敢違朝廷法故以日易月而以三十六日易服似當時原有此說春秋魯宣公時新宮災在薨後二十九日而其主猶在寢可見不止二十七日也魯文公三年作僖公主公羊註言文公欲亂聖人之制服三十六日是春秋時早有三十六月之說唐張柬之傳有駁王元感三十六月議一篇言之雖詳而終有可疑

婦人無主之疑

方望溪立祠堂祖有主妣無主或問其故先生曰主本乎尸喪祭婦人有尸吉祭婦人無尸既無尸安得有主古禮士有重無主而况婦人乎余見是齋日記亦有此說引据甚詳然徐氏讀禮通考竟未載入大抵詩立姜嫄之廟春秋考仲子之宮皆特立婦人之廟自當有主非特立者其有祖父主者祖母及母即祔于祖父之主後也

唐明皇不善終之疑

新舊唐書通鑑載明皇善終並無他說惟王銍默記載晏殊守長安有村民弟兄安姓者素事一玉鬮體分居時析爲四片晏公取觀額骨皆玉也問可得于華州蒲陵秦陵乎曰然公與僚屬言唐人小說載元宗遷西內李輔國遣刺客擊太上皇腦作磬聲太上皇曰我固知命盡汝手然彙法善勸我服玉玉丹在腦爾善取之遂崩孫光憲續通錄云明皇將崩云上帝命我作孔昇真人語畢赫然而聲視之崩矣

鼻亭之疑

柳子厚作毀鼻亭記明象之不當祀也王陽明作靈博山象祠記明象之當祀也按靈博山在今貴州非象所封地孟子所云有庠卽今湖廣永州府之零陵縣其險惡非人所居舜罪

四凶流竄皆在中國何獨象而封之極遠之地當時舜都安邑離零陵四千餘里焉得常常而見源源而來耶惟史記注引括地志曰帝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曰鼻亭神此爲近之

梁灝少年中狀元之疑

俗傳梁灝八十登科有龍頭屬老成七言詩一首黃氏日抄朝野雜記俱駁正之以爲灝中狀元時年才二十六耳余按宋史灝本傳雍熙二年舉進士賜進士甲科解褐大名府觀察推官景德元年卒年九十二雍熙至景德相隔只十餘年而灝壽已九十二則八十登科之說未爲無因

李易安改節之疑

盧雅雨重刊金石錄序曰李清照字易安婦人之能文者相傳以爲德夫之歿易安更嫁至有桑榆晚景駟僮下材之言貽世譏笑余以是書所作跋語攷之而知其決無是也德夫歿時易安年四十六矣遭時多難流離往來具有蹤蹟又六年始爲是書作跋是時年已五十有二匪夏姬之三少等季隗之就木以如是之年而猶嫁嫁而猶望其才地之美和好之情亦如德夫昔日至大失所望而後悔之又不肯飲恨自悼輒謀謀然形諸簡牘此常人所不肯爲而謂易安之明達爲之乎觀其洊經喪亂猶復愛惜一二不全卷軸如護頭目如見故人其惓惓德夫不忘若是安有一日忍相背負之理此子輿氏所謂好事者爲之或造謗如碧雲駮之類其又可信乎易安父李文叔卽撰洛陽名園記者文叔之妻王拱辰孫女亦善文其家世若此尤不應爾余因刊是書而並爲正之母令後千載下易安猶蒙惡聲也

建文遜國之疑

建文出避一事錢虞山有十必無之辨朱竹垞有十三不足信之說其他則李映碧潘稼堂及明史稿例議皆就身錄所載駁辨無遺似已論定矣獨黃石牧太史云虞山據史鑑乞吳文定寬所撰其曾祖彬墓表以駁致身錄因以駁從亡記謂鑑當成化間禁少弛尙何諱而沒其實而二書乃出于萬歷時決爲僞書按成化距永樂末五十五年未弛禁也鑑以處士而乞朝臣之文表其祖墓有觸礙者鑑或諱之寬或削之猶夫虞山所謂僧溥洽讎詛長陵爲建文薙髮而楊士奇爲塔銘削而不書也又百有十餘年至神宗萬歷十二年始釋建文忠臣親戚謫戍者二十三年始詔復建文年號朝事附國史太祖本紀後而於是諸書乃敢出秦皇焚書漢至惠帝四年始除挾書禁至武帝時而獻書者始出亦曰皆僞也何不出于秦季漢初耶又嘗考列朝閔集載溥洽事引鄭曉言長陵聞洽讎詛薙髮事怒而囚之十餘年因道衍言得釋且曰遜國之事國史實錄削而不書觀洽公下獄之故則金川門夜遁之迹于是益彰明較著無可疑矣秀水據實錄以盡廢諸書即鐵氏二女詩錢謂沈愚朱謂范寬其援据亦不一處公羊言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傳疑則可削之則不可沈冠雲書吳江縣志亦言史仲彬後人爭言其祖入仕從亡之非僞引明紀綱目惠帝出亡不知所終等語爲據余于此事論而不議可也

宣德有建文之子之疑

傳信錄云建文妃張氏有孕宮中仁宗爲太子時納之遂生宣德王弇州集中亦言及之而但云不可信耳余謂此等議論生于人心之有憾猶云元順帝爲瀛國公子宋高宗爲錢鏐

後身也

銀瓶小姐之疑

湖壩雜記銀瓶小姐者岳武穆季女也武穆被難女年十五欲親叩闈上書爲邏卒所攔遂抱銀瓶投井而死至今杭州父老猶常常道之按金佗粹編武穆有女安娘嫁高祚補承信郎岳雲女大娘岳雷女三娘俱俟嫁日其夫補進武校尉此孝宗雪冤恩詔也何以有如此孝烈之女不蒙褒旌耶

柔福帝姬之疑

四朝聞見錄柔福帝姬徽宗女也建炎四年自金逃歸自言于上上憐之遂以高士儻尙主及韋太后北方歸持上袂泣未已遽曰哥被番人笑柔福已死久矣立以太后之命置姬于理獄具斬于東市柔福自聞太后將還即以病告常以尼師自隨或謂此尼曾事帝姬故備知疇昔且能呼帝小字也北盟會編韓世清敗劉忠于蘄州得一女子自稱柔福帝姬小名環環古杭雜錄則云封福國公主下降高世榮資粧一萬八千緡初宮人疑其足大則顰蹙曰爲金人驅逐跳行萬里故耳汪龍溪行制詞云彭城方急魯元常困于面馳江左旣興益壽宜充于禁轡後付詔獄乃一女巫爲宮婢所教也諸書所載大同小異皆以爲僞獨瑣碎錄云柔福實係公主逃歸韋太后惡其言虜中隱事故急命誅之耳

文中子之疑

今所傳文中子爲王通撰唐初名臣俱出其門揮塵錄乃云乃唐人王逸所僞托故新舊書并無其人

正史之疑

夢溪筆談言韓魏公子孫作家傳序太后臨朝事多失實周密齊東野語辨趙師畢之學犬吠媚侂胄乃鄭斗所造報撻武學生之惜也

屈原沉湘之疑

黃石牧太史云屈子未必沉水死也其文曰吾將從彭咸之所居又曰願依彭咸之遺則又曰甯赴湘流葬于江魚之腹中皆憤怨之寓言非實事也太史公因賈生一弔遂信爲眞不知宋玉親受業其門而招魂之作上天下地東西南北無所不招而獨不及于水何耶惟亂曰湛湛江水兮上有楓魂兮歸來哀江南則其善終于汨羅可知也若楚詞註謂招魂作于屈子生時則豫凶非禮宋玉不應詛其師矣

韓昶金銀車之疑

世傳韓昶不學悞以金根車爲金銀車按昶六七歲時出言成文不同他人所爲張籍奇之及年十一二慕樊宗師之文遂效其所爲宗師奇其文中字或有出于經史之外者讀不能通稍長愛進士及第見進士所爲文與樊不同乃改爲之遂以二十五歲及第爲襄州別駕自作墓志銘其自負文學如此安得有不識根字之理昶小字符文公有符讀書城南詩卽昶也載墓志中

青冢之疑

昭君青冢之說亦殊不一范史南匈奴傳載昭君入宮數年不得見御積怒怨因單于求女乃詣掖庭令求行與匈奴生三子而呼韓邪死其前關氏子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勅

令從俗復為後單于闕氏與西京雜記毛延壽畫昭君索賂之說不符前漢書匈奴傳亦云單于長子雕陶莫臯立復妻昭君生三子即王莽所招入侍者是也立雕陶時兩闕支相讓有一家共子之說亦稱其賢不稱其節也惟琴操言昭君為齊國王穰之女端正閑麗足不窺門年十七進于宮未及見御會欲賜單于美人嬙越席請往後不肯妻其子吞藥自殺初潭集亦載之前半與范史相合而吞藥之說又與范史不符歸州圖經稱胡中多白草王昭君冢獨青今有人過其地者云亦不甚驗也

女嬃之疑

施愚山矩齋雜記極辨女嬃二字以為屈原姊者訛也天有嬃女星主管布帛嫁娶人間使女謂之嬃女嬃者有急則嬃之義故易曰歸妹以嬃呂后妹名嬃亦此義也屈所云云正從上文美人生端謂下賤之人見美人遲暮而詬厲之耳以女嬃為原姊者誤也余按賈侍中云楚人呼姊曰嬃水經注引袁崧曰秭歸縣在歸州因屈原之姊聞弟放逐來歸而名故一名歸鄉廣韻載之高唐賦亦有姊歸思婦之句愚山不攷何耶

比干墓之疑

墨莊漫錄賈朝孺於鳳翔府破商比干墓得銅盤及古玉數十片上之道君皇帝以為忠賢之墓不可掘乃退還其盤留玉于庫劉延仲言比干墓在衛州西山不在鳳翔且比干剖心而死又安得有銅玉之葬予以為當是何比干之墓耳比干漢時人從鼂錯受經者雖無本傳而積德行善有符冊之祥見後漢書何敞注或因盤銘有比干二字因而相混歟

比干後為林姓之疑

宣德間金陵楊信民有姓源珠璣一書謂比干爲紂所殺其子堅逃長林之山遂以爲氏唐林寶撰元和姓纂遂因之以比干爲祖李肇國史補載寶姓名宋史藝文志亦臚舉其事引姓苑姓史諸書惟鄭夾漈獨以爲古人受姓無此義也

石鼓疑秦文公物

世傳石鼓文爲周成王物又傳爲周宣王物又傳爲北周宇文泰物獨程綿莊以爲秦文公物也文公十六年敗西戎以兵七百人東獵自西垂營邑于涇渭之間其風有小戎之詩唐人言石鼓在陳倉野中陳倉在漢屬右扶風正文公所得陳寶之地其文曰公爲天子是文公爲諸侯之詞無疑字近大篆亦合史籀所作東周文字余按程說亦本鄭夾漈秦權秦斤之証獨吾鄉汪師韓太史篤信馬子卿之說以爲必是後周無疑曰武帝建德二年二月詔皇太子贊西巡太子于岐州獲二白鹿以獻今考九鼓中稱鹿者四有一章而兩言之者內稱鯁鯉楊柳靈雨舫舟皆春景非冬狩若其稱天子又稱嗣王者當是大象元二年天臺侍從之臣追紀其瑞而刻之似以天子稱武帝以嗣王稱宣帝然宣帝每自稱爲天則當時又未必稱以嗣王也文蓋以天子稱宣帝以嗣王稱靜帝雖宣帝即位卽傳位與太子衍顧不稱太上皇而自稱天元皇帝是以文內天子嗣王連言之猶之周書宣帝紀內帝與皇帝連及也此數言專祖馬氏而所見亦新故附存之

瘞鶴銘疑皮日休所書

世傳瘞鶴銘爲陶貞白書又傳爲顧况書獨程南耕以爲皮日休書也云瘞鶴銘上皇山樵下增入逸少書三字乃依陳氏玉函堂帖而僞作原文無此三字按皮日休先字逸少後字

襲美見北夢瑣言有悼鶴詩云却向人間葬令威此瘞鶴之証也又自序其詩云華亭鶴聞之舊矣今來吳以錢半千得鶴一隻養經歲而卒悼以詩陸魯望和云更向芝田爲刻銘此撰銘之証也襲美爲唐咸通八年進士崔璞守蘇辟爲軍事判官自敘以九年從北固至姑蘇咸通十三年壬辰僖宗乾符元年甲午襲美正在吳中集內與茅山廣文南陽博士詩皆不書姓字魯望有寄華陽山人詩與石刻華陽真逸上皇山樵丹陽仙尉江陰真宰諸稱謂相似故疑此銘爲日休所作

夏璜之疑

今骨董古器多冒名之物左氏祝鮀數魯之分器有夏后氏之璜是夏璜已在魯矣哀十四年宋向魍出奔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豈夏后有二璜乎非冒名而何此柳子厚鐵鑪志所自作歟

慶忌之疑

余得古玉印一方上刻成慶忌三字沁色鮮明刀法古勁考史竟無其人漢書廣川王傳王好勇衣服學爲成慶式唐人刺太子建成詩曰衣冠飾成慶玉帛禮專諸是成慶誠勇士也然慶字下少一忌字史記范雎曰成荆王慶忌之勇又似成荆王慶忌並非一人至儒林傳之闕門慶忌則又一人矣左氏哀公二十年吳公子慶忌以驟諫而殺是夫差之賢公子也安得有要離之事今蘇州有慶忌塔無錫有慶忌冢未知孰爲公子埋骨處至管子稱水草之神名曰慶忌短衣小冠呼之可使千里寄書此又神而人名者矣不合有印

姚泓駱賓王黃巢諸人不死之疑

唐詩紀事云駱賓王不死徐敬業之難所題靈隱詩是遁後之作余按太平廣記載姚泓不死劉裕所斬于建康市者僞姚泓也唐人詩話言黃巢不死敗後爲僧洛陽橋題詩有閒倚欄杆看落暉之句何璘澧州志言闖賊不死逃澧州石門之夾山爲僧其墳尙在書奉天玉和尙之碑卒於康熙甲寅二月遺像鴟目蝎鼻惡不可言

長編二事

燭影斧聲事李燾長編直書之而不諱長編乃進呈孝宗請御製序文者何以直采野錄所言蓋玉斧畫雪云云原並無太宗弑逆之說道士張守真奏天上玉鎖已開等語亦無甚關碍故也建隆遺事以秦王廷美爲太宗乳母王氏所生長編力辨其非以廷美與趙王廷俊同母母姓耿氏乃太宗親告宰相之言故紀聞以爲杜太后所生者亦非也

霍光張飛能文之疑

班史稱霍光不學無術故伊尹放太甲之事俱所不知乃西京雜記載光答孿生兄弟書先引殷王祖甲云云再引許釐公一產二女楚唐勒一產二子事忽而博雅乃爾耶蜀志劉巴輕張飛大丈夫何暇與兵子語似飛椎魯無文矣乃涪陵有飛所作刁斗銘流江縣有飛所書題名石何耶前明張士環有詩云江上祠堂橫劍珮人間刁斗重銀鈎

曾子固不能詩之疑

宋人多稱子固不能詩乃上元祥符寺宴集云紅雲燈火浮滄海碧水瑤臺淨遠空又享祀軍山廟歌土膏起兮流泉駛兮凡二百餘言俱不減作者

天星分野之疑

姜武孫駁天星分野之說曰天街者中與外之交也天之不詳內而略外也明矣必若分界之說是天已盡于中國而中國以外之諸國竟棄之星辰以外也有是理哉且揚州在東而星紀則在北雍州在西而星紀則在南凡此舛忤可疑者不一而足

隨園隨筆卷二十

原始類

錢唐袁枚子才著

今事古始

高承增有事物紀原一書房德懋有事始一書馮鑑之有續事始一書予俱嫌其疎漏常順筆補之鬻爵始于秦權酤始于漢權茶始于唐錢上有國號始于劉宋之孝建元年五服制度附書律上始于後唐天成二年授孔子後爲曲阜令始于後周廣順二年封孔子後爲衍聖公本劉貢父所奏始于宋政和二年去孔子王號稱至聖先師改塑像爲木主始于張孚敬見張璪本傳燒紙錢始于開元二十六年王璵爲祠祭使者以紙錢代帛留養始于北魏太和十二年詔罪人父母年老更無成人又無期親者仰案後列奏以待報兌漕改民運爲官運始于平江伯陳璉武官加提督始于陝西總兵李如松

畫像不始于句踐

事物紀原以畫像始于句踐鑄范蠡不知殷高宗夢傳說已有圖形以求之說矣

立碑

劉熙釋名以立碑始于王莽

衙門不始于侯景

能改齋漫錄言衙門二字始見于侯景傳不知袁紹攻公孫瓚毀其衙門已見三國志矣

迎佛不始于漢明帝

通鑑以迎佛始于漢明按正字通引帝王世紀秦時西域沙門寶利房聘秦始皇囚之房竟

飛去漢書武帝得西域祭天金人置甘泉禮拜皆佛之先聲又大事記以漢哀帝元壽元年月氏使者伊存口授弟子秦景浮圖經爲佛入中國之始拾遺記尸羅朝周穆王左耳出青龍右耳出白虎則更在前矣

用笏不始于字文

通考以入朝用笏始于字文按玉藻有史進象笏書思對命之文似乎其來已久

從品官不始于字文

通典以從品官始于字文按漢官志有二千石比二千石之文所云比者即從品之義

郡縣不始于秦

左氏鄭伯請于楚莊王曰其俘諸江南夷于九縣趙簡子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蘧啟疆曰其餘四十縣長轂四十大抵春秋時大國滅小國皆私置爲郡縣不待始皇兼并後也

漕粟不始于蕭何

國策張儀說魏王粟糧漕庾不下十萬爲漕字初見史記秦攻匈奴飛芻挽粟起于黃腫瑯琊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漕粟不始于蕭何也再按夏后氏五十而貢既已有貢則荆揚雍豫九州之粟應無盡行陸運之理禹貢曰達曰浮曰亂運漕之義想亦隱寓其中矣毛詩土國城漕又言至于漕亦漕字之見端而左傳秦輸晉粟命曰汎舟之役似亦漕之濫觴歟

輿圖不始于東漢

孔穎達疏周禮以爲司空郡國地圖始于東漢按史記正義曰天爲蓋地爲輿故地圖曰輿

圖武帝元狩六年御史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依周大司徒建邦之土地之圖立齊燕廣陵諸郡淮南王諫伐越曰按其圖不過寸許後光武亦披輿圖指示鄧禹

青苗錢不始于王安石

舊唐書代宗永泰二年五月稅青苗地錢十一月詔青苗地頭錢苗子多少三分取一隨處糴貨市輕貨以送上都納青苗錢于庫新書大厯元年詔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以國用急不及秋收苗青則征之號青苗錢此青苗之始也至宋李參爲淮南轉運使令民自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餘糧王安石知鄆縣倣而行之頗有成效後又引周官泉府輸息二十而五之說一歲之中兩輸息錢遂至流毒天下

十三經之名不始于前明

顧亭林日知錄謂十三經之名至明始立此說未是按莊子稱孔子翻十二經以說老聃是三代前已有十二經之說而未定何書至晁氏郡齋讀書志則載石室十三經之目疑其名固立于宋時也

還魂因果不始于佛法

前漢五行志女子趙秦死六日而活見其亡父告以二十七歲不死其時尙無佛法已有還魂之說或云左氏晉獲秦謀殺之絳市七日而蘇亦此類矣至于因果報應之說左氏所載尤多

九品官不始于曹魏

通考以九品官始于曹魏按國語曰外官不過九品周禮有七命九命之文是數極于九自

古已然官定九品非曹魏所創也古卿有上中下大夫士亦有上中下合而計之非九品乎

玉海不始于王伯厚

王伯厚著書名玉海南史張融集號玉海曰玉以表德海以崇善是玉海之名不始于王伯厚也梁武帝撰金海其書不傳

回文詩不始于蘇若蘭

詩苑類格謂回文詩始于竇滔妻蘇若蘭其實非也文心雕龍云回文所興則道厚爲始傳咸有回文反覆詩溫太真有回文詩俱在竇滔之前

佩龜不始于唐

朝野僉載言紫金魚袋所以置通門籍之符武后改爲龜尊元武之義然考漢尹宙碑云龜銀之冑奕世載勛謝康樂詩有解龜牽絲之語然則金龜之佩不自有唐始矣

用銀不始于金哀宗

日知錄言用銀起于金哀宗古惟南蠻用銀宣德前御庫銀止萬計而已此說殊不確按唐書呂用之給楊行密曰用之有銀五萬錠埋于所居克城之日願備磨下一醉之資五代史食貨志明昌二年天下見在金千二百錠銀五十五萬弔代錄宋貢金銀數目至五十萬兩北盟會編金人括銀八千萬無蜂窩者不受元史完澤對仁宗云歲入之數銀十萬有奇耶律楚材傳回鶻以銀一百萬買天下鹽課又劉篤馬以銀五十萬買官廊房地皆在明宣德之前已用銀如是之多矣安有至宣德而內庫轉少之理惟唐憲宗元和三年詔禁采銀宋仁宗本紀言交廣以銀易緡錢此則甯人先生所本也先生又因左氏有錫之牛羊雞豕狗

三百之語遂謂三代以前民不能殺一雞必自上制其死命亦可笑矣

起復不始于伯禽

後世服未闋而起復者多以伯禽居周公喪征徐戎爲詞蓋本子夏問金革之事無辟孔子答以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之語也按王伯厚云尙書王來自奄孔注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魯世家伯禽即位之後管蔡反淮夷徐戎並興于是伯禽伐之于盼作盼誓據此則伯禽征淮徐在周公未歿之前非居喪即戎也左傳殺之戰晉始墨若伯禽行之則晉不言始矣閻百詩云孔穎達疏禮記伯禽痛哭征徐居母喪也其時周公尙存

改元不始于漢文帝

人以改元始于漢文帝不知僞武成以虞芮質成之年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史記秦惠文君十四年更爲元年竹書紀年魏惠王有後元年商書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祠於先王疑是湯崩不踰年而改元之証也余按改元之制古無一定唐虞終三年喪舜禹皆行之而踰年即位者周也然漢人亦不甚重之故列侯皆自稱元年功臣表稱平陽侯曹參元年諸侯王表稱楚王戊二十一年是侯王亦有改元之制不以爲嫌也後世惑長生之說乃縮去其已往之年而爲更新之號竟有以四字改元三字改元者如唐之天冊萬歲魏之太平眞君梁之中大通中大同是也

筆不始于蒙恬

毛詩靜女篇彤管有煒是三代前有筆矣故孔子著春秋筆則筆削則削

隋園 卷二十一
紙不始于蔡倫

蔡倫東漢宦官也飛燕傳有赫蹏小紙之稱

射潮不始于錢鏐

漢索勸至樓蘭屯田水漫斷堤勸怒厲聲鳴鼓且戰且射水爲之平水經注載之甚詳

海運不始于元

杜詩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又曰吳門持粟帛泛海凌蓬萊是海運唐亦有之不始于元

長城不始于始皇

蘇代傳燕王曰齊有長城鉅防足以爲塞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爲長城蘇秦說魏襄王曰魏西有長城之界是長城之築不始于始皇也

纏足不始于李後主

婦人纏足墨莊漫錄以爲起于李後主窈娘楊升菴丹鉛錄引古樂府之新羅繡行纏足跣如春妍杜牧詩之佃尺裁量減四分駁之以爲唐時已有矣輟耕錄亦云始于五代余按漢隸釋漢武梁祠畫老萊之母曾子之妻履頭皆銳是證據之最古者然沈約宋書禮志男子履圓女子履方是又非銳之說也大抵古女子行不露足慎夫人衣不曳地王莽妻亦然以爲美談可見古婦人衣皆曳地不露足也若纏足之事轉在男子毛詩赤芾金舄卜子夏小傳曰幅偏也所以自偏束也箋云如今行滕也行而緘足故曰行滕邪而纏之故名邪幅衛褚師聲子襪而登席出公怒其無禮豈古人必赤足登席乃謂之有禮乎蓋雖脫履解襪而足上自有邪幅裹之故也想婦人亦當如男子矣大抵婦人之步貴乎舒遲毛詩月出皎兮

佼人了兮舒窈窕兮毛傳舒遲也窈窕舒之姿也張平子南都賦羅襪躡蹠而容與焦仲卿詩足下躡絲履纖纖作細步旣以緩行爲貴則纏束使小在古容或有之故急就章鞞鞞叩角褐鞞巾師古註鞞韋履也頭深而銳平底俗名跣子鞞薄革小履也巾者裹足巾若今襖足布漢書地理志趙女彈絃跣躡師古註躡與屣同小履之無跟者也跣謂輕躡之也是數說者皆漸漸有以小爲貴之義然唐白香山詩曰小頭鞋履窄衣裳天寶末年時世粧韓致光詩曰六寸膚圓光緻緻皆極言其小而終不言其弓可見潘妃之步金蓮花亦非弓也北史任城王楷刺并州斷婦人以新靴換故靴知男子婦人同一靴也郭若虛圖畫見聞記唐代宗令宮人穿紅錦鞞靴楊妃死于馬嵬人藏其錦襪觀者人一錢太白越女詞屐上足如霜不著鴉頭鞞皆婦人穿靴鞞之明証其非弓也明矣宋史治平元年韓維爲穎王記室侍王坐有以弓鞋進者維曰王安用舞靴可見當時婦人舞才着弓鞋平時不著也惟北宋徐積咏蔡家婦云但知勒四支不知裹兩足陸放翁老學菴筆記宣和末女子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錯到底伊世珍娜嬛記言徐玉英臥履以薄玉花爲飾內加龍腦謂之玉香此則弓鞋之明証盛行于宋時若玉壺清話載唐明皇咏錦鞞云瓊鈎窄窄手中弄明月以爲弓鞋之証恐是小說家之附會

妓女不始于管仲

人皆稱管子女閭三百以待天下之賢者爲妓之始余按魯莊公時南宮萬奔陳陳使婦人飲之酒而裹之此婦人卽妓也不然良家女豈肯侍人飲酒耶國語越王罷女爲士縫衽子夏論樂稱瓊雜子女史記趙王其母倡也皆妓之濫觴薛綜西京賦註云洪崖者三皇時妓

人也康熙字典引之而又云見萬物原始又漢武外傳云武帝置營妓以待軍士之無妻者易蒙卦六三爻見金夫不有躬程傳謂見人多金悅而從之不能保有其躬疑卽倡妓之類而周公爻詞已有其象矣

慶生日不始于唐明皇

古無慶生日之文容齋五筆及本朝毛西河皆以爲起于唐元宗之千秋節惟能改齋漫錄引梁簡文帝之生日爲太妃持齋唐太宗之生日辭郡臣朝賀誦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之語是在元宗之前余按顏氏家訓笑孤露之人此日爲供頓而不知悲則更在簡文唐太宗之前矣戰國策犀首跪前爲張儀千秋之祝燕王喜使粟腹以百金爲趙孝王壽酒東漢書王望爲太守舉萬年之觴此皆介壽所由始而俱不必在生日也大抵詩之介眉壽漢之爲某壽皆以宴飲爲本而以介壽爲節文今以介壽爲本而反以宴飲爲節文也

廟像不始于佛家

三國志竺融爲廣陵都督起浮圖以銅爲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疑爲佛像之始然華陽國志文翁守蜀造講堂作石室安帝時烈火爲災獻帝興平元年太守高朕復造周公禮殿全蜀藝文志云二人皆有石像石室中有孔子坐像其坐斂蹠向後屈膝當前七十二弟子侍于兩旁此後世廟像之始也隸續載孔子見老聃畫像弟子侍者一人車上一人又金鄉山司隸校尉魯君家有石祠四壁青石隱起皆刻古忠臣孝子烈女之像載水經注顏魯公書東方朔畫像記後跋云捏素爲之霍去病得休屠祭天金人以歸則是外國所爲非中國也

刻板書不始于馮道

俗傳刻板書始于馮道唐柳玘家訓序言在蜀時嘗閱書肆見字書小學率雕本印紙似在道前若五代史和凝文集百卷自鏤板以行世凝與道同時人也宋史藝文志曰周顯德時始有經籍刻板學者無筆寫之勞朱昭芑史糾駁之以爲刻板當始于唐武宣之世云云然亦無所考也後漢乾祐時聶崇義爲國子博士校定公羊刊板國學宋眞宗幸國子監問邢昺經板幾何昺曰十餘萬臣少從師授經經有疏者百無一二力不能傳抄今板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東坡李氏山房藏書記言見老儒先生自言少時求史記漢書不可得幸得皆手抄讀之近年市人轉相摹刻抄寫之言曰傳萬紙古無刻本大率傳抄故南史沈麟士年過八十猶抄細字書數十篋梁袁峻自寫書日課五十紙其後刻書之事至北宋而始盛余按陸深河汾燕閒錄云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上勅佛經雕板行世是刻板書隋已有之更在柳氏所言之前矣

元寶不始于金章宗

今元寶每定五十兩多言金史食貨志章宗命銀每定五十兩直百貫名承安寶貨此元寶之始也按唐書高祖武德二年鑄錢有開元通寶之稱疑金人誤讀爲開通元寶故以名其銀西溪叢語引李審言記聞極駁乾重元寶開通元寶之誤云重寶通寶錢名也唐食貨志云錢徑八分重二銖其文用八分隸篆三體開化二十六年以後錢甚惡詔所在鑄開元通寶錢其文爲歐陽詢所撰回環可誦薛璫唐聖運圖云初進蠟樣文德皇后搯一角故錢上有指甲痕然則開元者非明皇國號之開元也余按明皇時長安富人姓王名元寶明皇問其富因奏願以絹繞南山之樹云云似元寶二字由來舊矣

瓷器不始于後周

相傳瓷器始于柴世宗然潘岳笙賦披黃包以授甘傾碧瓷以酌醞柳子厚有代人進瓷器表陸魯望詩九天風露越窰開奪得千峰翠色來是瓷器不始于後周

靈臺不始于文王

隸釋堯葬慶都名曰靈臺是在文王靈臺之先或曰是後人摘取東漢堯廟碑陰之語非堯時先有此名也

太極說不始于周元公

東漢張遐字子遠江西餘干人侍原闕徐穉過陳蕃穉指之曰此張遐也通易理所著有太

極說見饒州府志

強項二字不始于漢書

光武稱董宣爲強項令以不肯拜公主故也按素問岐伯曰諸頸項強皆屬濕是漢前早有此語

會通河運漕

會通河今之運河也元至元中以原闕仲暉言自東平安民山鑿至臨清引汶絕濟屬之衛河爲轉漕道名曰會通然岸狹水淺不任重載終元之世海運爲多永樂間命尙書宋禮等治之然後分河置閘而漕運大通事載禮本傳中至逐地置倉改民運爲兌運則自平江伯陳瑄始其部署亦載瑄本傳中

殿試不始于武后

漢書鼂錯傳有司舉賢良文學之士錯在選中上親策之按詔有有司各帥其志選有人數及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等語蓋時所同舉皆獲登于殿庭與董仲舒傳只策首選不同後世殿試之制蓋倣于此以爲始于武后者非也

文字不始于蒼頡

易繫詞曰河出圖洛出書是伏羲時事蒼頡乃黃帝臣也易緯云燧人刻石云蒼牙通靈昌之成鄭註燧人在伏羲前是其前已有文字矣

牛耕不始于趙過

賈公彥以爲古無牛耕牛耕始于漢趙過故周禮牛人之職不言耕事然山海經曰后稷之孫叔均作牛耕孔子弟子冉耕字伯牛似乎三代時已有牛耕矣嚴冬友曰平原君云秦以牛田之水通糧當爲牛耕之始故呂氏春秋季春出土牛示農耕早晚此其國俗也又史記律書言牽牛云牛者耕種萬物也

鹽官始于漢

管子官山府海煮海爲鹽吾子女子食鹽若干未聞有商運之說呂后紀后貧時攻苦食淡是貧人不得食鹽也賈復傳迎鹽河東第五倫傳載鹽太原曰有商運之意漢百官志有鹽官蓋商運而督之以官也張林欲官自鬻之而尙書朱暉自繫于獄此與韓愈駁張平叔條奏相同劉禹錫詩序云五方之賈豪侈相尙而鹽賈尤熾則鹽商之橫久矣魏書食貨志孝文弛鹽禁與民共之而豪占者多乃仍立竈置官宋慶歷時欲弛鹽禁而范文正公不可則私鹽之禁舊矣本朝尹文端公常云鹽政不必設商置引但聽民自煮自鬻而官抽其稅

則省却商人中間之剝取豪費而國課更充予偶閱王大考國憲家猷嘉靖時歲辦二十二萬四千引一引納稅八分御史汪鋐奏不必禁私鹽但請官抽其稅而給照加賞則公私鹽利皆歸國用松江李雯之論曰鹽產于場猶五穀之生于地宜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其所之則國與民兩利又曰天下皆私鹽則天下皆官鹽矣此二說正與尹公之說相符

訪拿訟師始于子產

訪拿訟師始于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子產患而殺之見呂覽

抄家不實始見漢書

抄家不實獲罪始于許廣漢搜上官桀家遺失繩索千枚得罪見本傳

印小書始于南齊

印小書始于南齊衡陽王鈞寫五經置巾箱中

乞巧始于成武丁

乞巧始于桂陽成武丁見吳均續齊諧記

兒生三日之賀始見于北史

兒生三日之賀始北史高澄尙馮翊公主生兒爲湯餅之會唐書高宗龍朔三年子旭輪生大赦天下王毛仲產子三日明皇遣高力士賜物云云皆其証也滿月爲彌月見毛詩

廁籌廁紙一見北齊書一見元史后妃傳

廁中用紙見元史后妃傳裕宗徽仁皇后事太后孝至溷廁所用紙亦以面擦令軟以進廁

籌見北齊書文宣帝令楊愔進廁籌

國子監起于隋

唐書馬總傳云古有學之名無監之名國子監之名起于隋大業年間

羨餘始見于周禮

周禮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此後世羨餘二字之所由始然漢以前平準書中無此名色唐開元八年宇文融括籍外羨田張虛數以正田爲羨編戶爲客歲終籍錢百萬緡德宗時劍南韋臯有日進江西李兼有月進杜亞李綺等俱以常賦入貢名爲羨餘宋仁宗孝宗有屬下却進羨餘之詔后妃傳劉太后時漕臣劉綽自京西還進贍糧千餘斛乞付三司后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乎此四人豈因納羨餘進哉

物以九計始于元

今貢物以九計取九五之義然元史君賜臣亦以九爲數耶律留哥傳世祖賜其妻姚里世人九口馬九匹白金九定

印契始于宋高宗

宋史食貨志元絳知永新縣豪子龍聿誘少年周整博而取其田周母告官官驗有母手印存弗受及絳至母又來訴絳視券呼聿曰券年月居印上是必得周母他牘尾印而撰僞契續之耳聿駭伏高宗建炎五年始令諸州印賣田宅契紙自今民間爭田執白契者勿用

缺襟袍始于隋文帝

今之武官多服缺襟袍子起于隋文帝征遼詔武官服缺胯襖子唐侍中馬周請于汗衫上

加服小缺襟襖子詔從之馬縞中華古今注言之甚詳

緞始于元

緞字不見經傳遼史道宗清甯十年詔南京不得私造御用采緞此緞字之初見史書者從緞不從緞緞音遐急就篇註云履跟之帖也魏書釋老志興光元年勅有司于五緞大寺內爲太祖鑄佛像云云此緞字不作今緞字之解至于四愁詩之贈我錦繡緞杜詩之張舍人遺織成褥緞此乃段疋之稱非今之緞也

釘鞋始見于唐德宗

唐德宗避朱泚之亂出幸奉天天大雨從者皆著釘鞋見通鑑

葉子戲始于李郃

咸定錄唐李郃爲賀州刺史與妓葉茂連江行無事乃撰骰子選號葉子戲咸通以來天下尚之鄭氏經籍編有葉子格三卷宋錢希公家有葉子戲譜

雨衣始于陳成子

左氏陳成子遇雨衣製杖戈注製雨衣也製讀與葺聲相近徐錯說文繫傳以爲簔也

鬧裝帶始于唐

余每見骨董家持玉結子雕刻玲瓏者號鬧裝帶後讀香山詩曰貴主冠浮動親王帶鬧裝才知故是唐時物薛田亦有詩曰九苞縮盡佳人髻三鬧裝成子弟驪

短串始見抱朴子

古用錢數不足不知起于何時抱朴子曰取人長錢還人短串晉時已有此說梁武時以鐵

錢之故商賈多姦有東錢西錢長錢之分以七八十爲一百末年竟以三十五爲一百後五代以七十七爲一百今所謂短串者每百文僅一二文耳是錢法今善于古也梁時銅貴故有鵝眼縑環等名今天界寺所存銅佛相傳梁時所鑄費銅百萬斤則無怪乎當時之銅貴矣唐元和中京師用錢每貫頭除二十文今市井間亦有此說

漢軍始見于宋史

漢軍之名始見于宋史劉延慶傳遼將蕭幹擒獲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蔽其目留帳中夜半僞相語曰聞漢軍十萬壓吾境吾師三倍敵之有餘此蓋遼稱宋軍爲漢軍也金史兵志伐宋之役參用漢軍及諸部落而統以國人

行事舉例不始于南朝

吳虎臣以行事舉例始于南朝欲用江夷領詹事王淮引謝琰之例以相格不知周禮士師掌獄之八成漢有決事比魏有停年格皆例也何武傳武欲除吏先爲科例以防請托谷永曰不爲陛下廣持平例云云陳寵有詞訟比七卷晉志有漢令甲凡百篇皆例也

